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四十三

東倭類

石　星　議征倭疏

徐　桓　征倭當急擣巢非計疏

張文華　東征議貢議封均屬失策疏

吳文梓　倭奴假詐已彰乞嚴加責成疏

曾偉芳　欵貢非策留兵宜慎疏

逯中立　東事可虞廟謨當定疏

萬曆疏鈔卷四十三

東倭類

議征倭疏

石　星　兵部尚書　萬曆十九年七月

先該本部題請特遣大臣經畧陝西各鎮及帥師征討倭奴等因奉　聖旨是遣用大臣便着府部科道官會議來說欽此欽遵除移文各衙門知會外近該陝西督撫諸臣奏報賊勢已窘滅亡有期經畧似不必遣倭犯朝鮮近據遼東督撫官咨稱該國八道已

盡占據且安撫人民給散米布誘令降順爲謀叵測前項征倭文武大臣應遣與否想應速爲集議隨於本月十八日五府九卿科道官齊赴闕門公同會議該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定國公徐文璧等王學禮等英國公張惟賢等吏部尚書孫鑨侍郎陳有年陳于陛議謂征倭大臣之遣誠攻心伐謀上策但我師地形未習饋運難繼未可輕議深入於本兵二佐增置一員務簡求熟練兵機

着無事居中調度事急督兵征進爲諸路應援戸部尚書楊俊民議謂江海遼闊險夷難測芻餉艱難莫若渙發綸詔宣諭朝鮮臣民號召義兵光復舊國該國素無火器聞山東宋巡撫製造殊多相應頒給侍郎盧維禎議謂大臣須得習知倭情及素優弘濟者方可議遣禮部侍郎韓世能議謂朝鮮宜用恩撫不宜用兵且請於洲直設總制南兵鎮江設總兵刑部尚書孫丕揚議謂沿海督撫宜增備倭勅書令其畫地分防順天亦路有遊兵營保定亦府有民奇兵營

山東有備倭衛再選曾經倭戰之將令其教習水戰

工部尚書曾同亨議謂再設經畧則平日設總督之

意謂何十羊九牧必至僨事宜將薊遼總督增備倭

勑書爲便宜照先年例增設兵部侍郎一員都察院

左都御史李世達議謂大臣征倭義不容已但揆時

度勢施爲宜有次第計倭奴刼掠已满不久必歸若

仍在平壤等處似宜只遵前旨行令遼左撫鎮將先

發去兵馬三枝或再添一枝擇謀勇將官多裹粮餉

徑入其境協同彼中各道勇將精兵相機戮力共圖

剿殺或各就近伏兵要害擊其惰歸宜無不勝即果使倭奴竊據朝鮮兩都住而不起而國王既來內附彼中無主人心無所繫屬似必先宣諭國王令彼中忠義陪臣急擇本王子弟宗族之賢者權署國事多方另召各道豪傑僇力勤王亟圖恢復然後我乃選遣大將率領精兵水陸並進務求殄滅諒亦無難又須先將應用兵馬船隻芻餉作何處備必皆充裕適可遣將而今之計惟宜亟行遼左鎮撫多差的當人役速詣朝鮮偵探倭奴去住消息不時馳報以爲進

止通政使杜其驕等議謂文武大臣宜察才望忠實者使不離在京衙門三四品之列武臣宜察謀畧驍勇者使不離五府僉書之列推舉得人鎖鑰愼密既可固遼左封疆之限捄拯有道又可激朝鮮恢復之心大理寺卿趙世卿議謂朝鮮恭順有年一旦倭奴蹂躙至此即遣官師師征討以存亡國以固藩籬亦自長策但倭奴新破朝鮮中情遽難盡知遣官征討未可輕議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等議謂大臣深入征倭地形不習兵餉難繼勢必不可遣河南道御史

傳好禮等議謂倭奴不圖金帛子女竊據朝鮮似有
異志矧關白以匹夫竊圖又兼併多國遂破朝鮮此
亦勁敵宜遣文武大臣經畧不宜據議征討深入彼
境等因爲照以全取勝者帝王之兵推亡固存者天
朝之誼須該朝鮮奏報倭勢猖獗　臣等職在本兵義
當撲滅況巳陷我恭順屬國撤我密邇藩籬封豕長
蛇寧有紀極若令深根固蒂必至剝牀及膚　臣等初
議特遣文武大臣稱兵征討不獨彰我字小之仁且
以寢彼內犯之念兵貴先聲意蓋有在至於道途難

知芻餉難繼諸臣所議固爲有見念國王方寄命於我望救甚切彼爲嚮導道途不患難知彼資糧餉軍需不患難繼又該臣等曾遣精細人員深入平壤目覩倭奴招撫人民整頓器械名曰二十餘萬寔亦不下數萬似此情形寧容輕視但遼東撫鎮業發兵往應特遣文武似應有待以遼鎮足以當之也今據諸臣所議言人人殊均之忠於謀國內如宣諭朝鮮號召義兵猶爲振古首策乞賜渙發綸音馳使面諭朝鮮國王傳檄八道陪臣大集勤王之師亟圖恢復舊

業我則增遣勁兵共圖殄滅倭奴若先遁去我亦無
容深入如其收集盤據意滅朝鮮以與我抗則大彰
天討斷斷乎不可已者於時不大調客兵特遣文武
則吏工二部所議增設兵部侍郎一員專理倭事郎
臣等所請應選經畧大臣而左都御史李世達所請
選遣大將率領頭兵水陸並進郎臣等所請應遣武
臣則諸臣之議雖若與臣等不同而其意未始不相
合也伏乞上裁容臣等移咨吏禮二部及薊遼保
定山東淮揚督撫一體遵照施行

征倭當急擣巢非計乞詳審以收勝算疏

徐桓 南京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十二月

方今報倭警者岌岌矣策倭患矣紛紛矣大都以防禦為要策無能出奇制勝者獨本兵慨然以征倭自任而行以蘇藩亦備陳其當急征業已奉旨選宣大保定等鎮精兵赴經畧調遣一以援朝鮮一以伐狂謀誠得制勝奇畫奏凱有日矣廼太僕少卿張文熙調四省兵往以擣巢為請臣三復維之見其策甚奇而難行奉聖旨兵部看議來說欽此若以為可行

而速令覆者該部必能斟酌可否何容臣贅但恐該部亦誤以爲可而允行之則失計甚矣臣不得不爲糾正而偶有一得之愚或足以少裨勝算者惟 聖明採擇焉臣讀籌海編云備倭之術不過守禦二者而已未聞泛舟大海遠征島夷蓋海中無風時絶少颶風一作天氣即昏舟遇沙礁卒皆覆没以我之迷蹈彼之危未有能必勝者雖以元世祖威挾華夷全盛之力加伯顏字木兒之勇率舟師十餘萬遠征日本一遇颶風盡爲魚鱉史書元諸將棄師於海島而

生還者僅三人此其明鑑也卽我　世宗時乙卯秋
浙直會兵大衞殿前邀賊歸路風雨大作飄没船師
以千萬計夫大衞切近揚山馬蹟距日本尚遠而邀
其惰歸者且不可乘危倖功況遠涉大洋深入日本
而能取勝萬全乎據張文熙疏稱調集四省舟師奮
勇擣巢以牽其東歸杜其內犯此兵法所謂批亢擣
虛固爲良策而其勢實有難行者文熙以爲四利　臣
則以爲五難兵曰擣巢蓋攻所必救如孫臏直守魏
都而龐涓解圍以救魏是也若日本與朝鮮隔絕大

海聲息不相聞而犬羊異類親屬不相顧攻之未必
救也總須其巢穴何能牽其東歸此其難一許儀後
報稱日本六十六國每國整兵三萬則約兵百萬餘
矣今駐平壤者名四十萬則其精銳尚多也彼以逸
待勞我以勞攻逸如驅羣羊攻猛虎爾總能遠涉未
必勝而況風波洶湧萬不能濟乎此其難二千里餽
粮士有饑色四省中惟浙閩去日本稍近而南直隷
廣東不止數千里矣況茫茫大海運道不通兵餉何
能接濟又不可隨地而得粮者士能無枵腹之虞乎

此其難三須以遼州兵調遼陽人且嗷嗷生怨毒矣況調四省兵遠征日本彼見以爲必死之役誰肯舍生以勇往者勢必騷動別生事端外患未除內變先作此其難四閩廣兵數臣不能知若浙直沿海兵多不踰萬尔今毎省調一萬五千則必空壘而出防守者何資況倭奴人人能戰而以六萬師擣之衆寡不敵勝負易分此其難五夫此五難皆理勢之易見者即無海波之險且未必獲利況風濤不測而欲冒險邀功不爲故元棄師之續即蹈大衢覆卒之轍矣文

熈爲此奏其未深長思乎夫善用兵者如用藥急則
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倭逼義州近鴨綠事急矣急
則爲治標計速選南兵精銳爲先鋒調宣大保定挾
助之而以朝鮮兵爲內應疾赴平壤聲罪致討可以
奪犬羊之魄而解朝鮮之危然非萬全算也 臣愚謂
莫若先聲以奪其氣用間以離其黨迎擊以挫其鋒
伏奇以躡其後何謂先聲今西賊殄滅神武奮揚宜
以捷宣示四夷差遊擊沈惟敬齎帖往平壤宣諭倭
將彼必讋服求貢之後與之約曰十年一貢有常期

如期則所貢道由寧波有常地如地則可倘倭畏威而修貢如常則一紙書賢於十萬師遠矣項惟敬曾以大言趣倭敬畏況假以　皇靈之重乎此不戰屈人之一策也何爲用間昔王直誘倭入犯倭王不知也慕生員蔣洲爲間使卒擒王直今關白淫暴過於桀紂六十六州本非心服又占豐後王妻爲妾西海山陽數國皆生疑變而閩浙中如蔣洲者未必無人若以重賞構之得一二膽畧士往說諸國必能斬關白頭立奇功於絶域此以夷攻夷之一策也何爲迎

擊臣　知倭性最懼急攻蓋窮寇遠來必饑且困吾乘
其敝而擊之則易為力昔劉江鎮遼東望寇將至即
令奮擊卒能報捷遼息倭患二百年今宜勅經畧整
頓舟師於鴨綠江口善瞭者望倭船未抵岸即四面
攻之截其半渡或挫其前鋒未有不全勝者此攻其
無備之一策也何為伏奇臣　聞倭善用兵兵之計不
識詐敗之機彼善用伏而我以正兵敵之故鮮不敗
昔胡宗憲禦倭嘉興令彭藎臣以前鋒迎敵佯敗走
俟其過伏盡起三面夾擊乃有王江涇之捷今宜勅

經畧相度東形勢於金復蓋義墩堡中可埋伏處伏
奇兵佯誘之伏起夾擊彼雖衆必亂其勝之也必矣
此出其不意之一策也此四策雖臣愚之膚見實已
試之成規似爲鑒鑒可行者非敢爲文言以亂聽也
如蒙勅下該部覆加查議要見揭巢五難是否難行
臣陳四策果否可行難行者不妨停止可行者亟爲
採用如此則妖氛立靖海波日澄蠢尒倭奴將雖而
僉獮之封爲京觀不難矣萬全勝算似無過此惟
皇上擇焉

東征議貢議封均屬失策疏

張文華 南京禮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

蓋自倭奴威協諸島侵陷屬國爲我中國慮近閱歲矣所廑宵旰頒諭旨不知其幾所差文武將吏不知其幾所調集官兵挑發帑金不知其幾切謂當事者討必滅此而後朝食不然卽堅持自守之計據險阨塞坐困其歸無不可者愼無容苟且目前以貽日後憂也頃閱征倭邸報及遼東按臣周維翰一疏謂大謬不然者奈之何始而畏倭之不去而媚言於貢繼

度貢之難行而借言於封哉夫自貢之說一出廷議紛起所為扼腕而嘆借箸而籌者反復其不可狀甚悉至蒙 聖諭赦窮追卻貢款明旨一下凜若秋霜庶幾講貢之說寢而禍胎永絕矣孰意東征寡謀始終堅迷於貢之一字而業已為倭計哉自今言之王京誠退矣非勢窮力迫也以款貢也二王子誠還矣非畏威悔罪也以款貢也行長屯西生浦小西飛入王京為有挾之求為必成之信國家安危誠係此一許絕間而乃託言曰借貢以退倭非輕許而悞國 臣

等弗之信也夫用間誘敵兵家之常臣等非不知當事之苦心顧古之用間者託之以他詞持之以正法故間一行而敵在吾術中保無他虞也今在我借貢以退倭而使倭執詞以求貢是始以紿倭終以自紿初以爲間卒以爲信誠不知所爲與倭約者果借言乎抑眞許乎及知貢之必不可行而易名爲封抑又誤矣何者重譯獻琛貢之謂也其輸納猶自彼來也倭奴雄狡異常計利我金幣一旦渝盟曾是可以大信責之是許貢非策也當事者亦自知其不可也又

奚爲諱貢而言封命名定爵封之謂也其賚予特自我出也倭奴狠貪無厭勢必因封乞貢一旦反戈曾是可以名號羈之是許封非策也當事者亦自知其不可也又胡爲借封而諱貢大抵我既加封彼亦來貢兩事未有不相因者此端一開坐令蠢尒狡兔入我疆土侵我屬國荼毒生靈其爲宗社日後之隱憂一而已矣且錫予以封國之重典遣使以封國之大事萬一倭情叵測稽留天使以要貢市當斯時也將許之乎勿許之乎故不言戰而言款貢也是引虎狼

而納之户也不曰議貢而議封是朝三暮四而卒爲

天下笑也今日倘不嚴爲杜絶而昔年北虜以順義

王封矣其後濫觴撫賞馬市歲月以增卒至決裂莫

可收拾可爲永鑒若之何而復蹈其覆轍也夫貢與

封均之無一可者兹乃堅意行之得無謂許貢失信

於倭而欲借封以行覊縻之術令彼長去而不來乎

不知中國之待夷狄來則拒之去則不追未聞有喜

其去而錫之封者中國之防夷狄不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未聞有恐其來而錫之封者况狡倭反覆

不常其欲去未去或來不來總之不係於貢不貢封不封者遽欲借此卸重肩還朝報命而一切利害僅委之一劉綎臣等不知其故也嗟夫我之大兵深入暴露日久其死者委虎何窮而其疲且病者又將爲亡羊之續即欲多留彼中境奚以裨議者謂宜撤還境上衛我疆土檄我朝鮮自爲防禦有如倭奴目今畏寒遠遁無煩我師則獎率大衆抹馬治器鍛戈峙糗王惟其時倘其春汛復逞則重整我師一大創之未爲非策伏乞 皇上博採公議斷自宸衷勑下經

畧卽將封貢一節亟行停寢以杜禍端庶幾海氛可
靖而疆埸永固矣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倭奴假詐已彰乞嚴加責成疏

吳文梓 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

頃留兵殺傷數多御史周維翰具奏而經略無言猶謂出於傳聞不敢輕瀆天聽及撥經畧塘報而展轉支吾猶謂越境偵探不敢過爲苛求欽蒙 聖旨責令從實報來則宜朝命而夕奏疏也乃承旨以來翹首企足日佇奏章之至而寂然不報特遣書於本兵謂倭奴安靜無擾臣不勝其駭且疑矣夫慶州之人犯遼陽之搶掠皆倭也借云被脇亂民則降倭非倭

而何中國喪師既真又安所諱諱爲倭辯也據宋應昌之意無非寬島夷之罪以冀封事之成耳殊不知往來講和是賺兵緩敵之狡謀也暫伏釜山是將取姑與之故智也藉令大衆業已浮海而今之所云猖獗擁兵犯搶者誰歟行長既云清靜而今之強掠資餉殺傷留兵者又誰與守候小西飛回話今既數月矣又不知表文果安在歟夫當冬寒時非彼利尚且逞意鴟張肆行狠噬轉盼春風正可揚帆之便其所猖獗更何不至也善爲計者當約束三軍爲一心聯

屬兩國為一體意氣相繼臂指相使庶幾可恃無恐令經畧主於和將師主於戰二心不可事君懷疑不可應敵兼之彼脇亂民為彼嚮導助彼聲勢當此之時強敵在外叛卒在內吾以单弱之師孤撑其中正孫子所謂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捄前勢不能不汲汲矣語云未見其形先察其影言防者貴未然也今倭奴狡詐之情彰彰昭著柰何當事者不修戰守以伐狡謀且議封議貢以情軍情遂至事機坐失敵氣日張行且剝膚將有不可措

手足矣臣等竊有憂焉夫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宋應昌等不待王命擅離信地是畏倭之心甚於畏朝廷之心而當事者恬不爲意可憂一朝鮮君臣無志恢復棄此藩籬東南殆無寧日可憂二登萊以及天津地方遼闊且承平日久目不覩旌旗耳不聞金鼓居常則談倭而變色臨敵則望風而却步可憂三淮揚係漕運咽喉乃今饑民困水災者且蜂起屯聚川澤臣恐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矣可憂四飛彈吉兵等淹留京城小西飛安置遼左降倭布散邊方非我

族類其惡必異乃今窺我門戶視我虛實一旦乘隙
而起何以制之則江統徙戎之論是今日明鑑也臣
聞傭人之爵者當忠人之事食人之食者當憂人之
憂朱應昌身膺特遣李如松世受國恩合當矢心協
力滅此而後朝食斯為上不負國願乃持兩可之胸
臆以徼倖萬一無之遂獲夷綢繆之器百無一二迨其損
兵敗積事勢窮蹙則又稽延君命猶然不見奏聞其
狼狽之狀必有難於言者人臣勿欺之義謂何而敢
蒙蔽若此也伏乞皇上勑令經略及督撫提督

諸臣恪奉 明旨一力擔當并將廷臣條陳戰守機
宜兵食要畧一一舉行毋得持封貢而疎防禦信狡
夷而忽廟謨使國家大事決裂敗壞不可收拾則雖
伏罪請誅亦無及矣臣等非不知遵奉 明旨省議
諭以責成功顧職掌所關寧使臣言之不驗毋寧使
國事玩愒而自蹈內外壅蔽之罪也伏乞 聖明採
擇

倭報欲去未去屬國未復就復款貢非策留兵宜慎疏

曾偉芳 兵部職方司主事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

臣竊睹倭奴款貢之害三尺豎子類能言之乃疆場當事諸臣猶躊躇四顧而不能決非謂不款則倭不去乎臣則曰款亦去不款亦去又非謂倭不款而去將必復來乎臣則曰款亦來不款亦來臣請以當日之勢借著爲畫當平壤一創倭已知奄據朝鮮之業不成與惡同惟擄掠不歸將金帛子女安所實之還

延釜山數月非不去也前者陸續驅重貲浮海而東
其後者徐為殿也況今大衆已還僅遣小西飛三十
餘人王京乞貢行長留一枝以待知我大兵未撤其
不能以此日一矢相加遺也明甚欲歸報關白卷土
重來則風汛不利正冬若寒勢又不能故曰不款亦
去本謂我戰平壤斬馘數萬浮屍蔽江燹臭十里可
明漢兵若風雷意倭奴大創而去當不復來今稱克
閉城復王京還王子陪臣以議款故則彼又何威我
懾我而能就我束縛守我盟誓哉且以沈惟敬前在

倭嘗見與爲媾咸安隨陷晋州垂拔而欲恃此許貢以冀來年之不復攻則速之欵者速之來耳故曰欵亦來夫不欵無憂其不去則何必借欵以市其來欵之難保其不來則何必重欵以餌其來貢之當絕此兩者足以觀矣今不料絕貢之無關倭之去來也而首鼠兩端陽諱陰設內自樹疑以外招衆口竊爲當事者惑焉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今日之計則惟卻其貢而嚴其守顧以中國而守中國則易中國而爲朝鮮守則難吾之自守也信地在數里之

內器火衣粮取給自便若螯足而手臂至吾之守朝鮮也暴露數千里之外遥呼庚癸動輙掣肘首尾不相及不留兵乎將前功盡棄欲宿重兵則師老力困禍無已時恐外藩未固內變先作蕭墻之憂將必在此然則舍料理國王之外雖使孫吳韓白復生無能爲朝鮮謀矣夫朝鮮析分八道幅幀綿亘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里其地饒五穀火耕水耨不假力而足所在窖藏陳腐相因自昔以富強抗衡中國唐太宗親駕者再不能成功乃今倭夷一入如履無人之境

則豈非其主媮婧此殘廢而不治以至此此與以李昖
荒淫沉湎自敗然尚有可爲者曰當今破滅之餘臥
薪嘗膽正惟此際猶然不悛徒列箠挺矛戟於前而
助之鬭可乎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此於計已舛矣今
未能遠謀撫衆置君後去謂宜亟請 陛下勑一道
專人齎至朝鮮國王數以失守社稷罪朝廷爲若糜
金百數十萬恢復境土全以畀汝若不亟圖天且壓
棄雖天朝何能狎爲若得屢煩援師蚤自爲計無殄
若宗如果不可化誨其子光海君琿頗堪托國命經

畧就彼熟察衆心願戴密約彼中一二大臣沉毅有
謀者呼吸從事仍以勑諭王令自退閒傳國世子唐
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此亦先朝故事何畏於王
新王既立革故俗撫遺民弔死問孤練兵積粟號名
諸路忠義及父屠子戮願啗倭肉之民與共爲討萬
一倭急燃眉一時瘡罷单弱未能遽起則可令衆建
王族如田单宗人守莒即墨克復全齊不然則損海
邇倭一帶棄之豪傑如漢任韓信黥布彭越三人關
以東各自爲戰夫與其敵來不守至委土地以啖倭

孰若出分吾國而猶未失為吾守之利人情難忍不能割螫手弗斷及于其軀凡此皆可與新王陳說利害曉譬禍福俾自處分六地之剖一官之置我中國無所與焉誠為彼定亂而已如此則雖朝鮮未必不樂從於我天下事何遽不可為至吾留兵所許不當過初議丑壬歲犒不得過數萬行月諸粮盡責朝鮮取給亦當俟其君臣果詞再請然後與之約曰若能誓心固圉則許能屏遠君側荒惑則許能出金帛捐土地擬禮賢後則許能躬吾卒無相猜則許能日費

不需中國一金則許則否且夫靳而後與之則與之足以示德彼亦因靳而生激烏有彼不求援而吾皇皇焉自爲疏請欲留兵二萬六千欲雖費中國數十萬當先逢迎如奉驕子彼固惟引啄承沫仰人授巳目爲當然雖與之千萬適以益其疾而致之媮竟何補於勝敗哉故必使彼自衰其請自供其費然後能知難知難然後能自守夫惟自守而後可與之共守此料理國王之道一了百了之術善後良規更莫有先於此者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非

常之事固非常人所能為乃究竟當為不過如此釋
是不務而猥云留兵是使中國歲以朝鮮自役也故
臣願當事者亟圖之也臣備員樞屬諸效瞽見誼當
與當官獻替佐承何庸置喙顧存亡屬國在此一舉
須 聖明獨斷賢宰相密賛於下主持必行擇人善
任庶克有濟竊不自勝芹曝心伏祈 陛下垂神採
納與二三輔臣從長商確下部遵行無使當事者今
日苟且塗塞而明日或滋釁端徒煩議論將朝鮮幸
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東事可虞廟謨當定乞杜釁萌以圖萬全疏

逯中立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自東倭未靖而請封請貢之說興也中外諸臣言者甚夥其揣情形利析利害者亦甚備雖三尺豎子亦知其不可矣臣即再有陳說亦不能加於諸臣上矣顧是說也宋應昌始之顧養謙成之本兵石星力主之沈惟敬密計於倭劉黃裳昌言於朝請封易而為請貢請貢易而為開市開市易而為和親須又專意請封業已奉有明旨矣臣竊惟貢不可許而封亦不

可許也是東征諸臣誤本兵而本兵因以誤國也臣始不能無言矣臣聞忠臣之謀國也爲國家計不爲一身計爲久遠計不爲旦夕計自倭奴狂逞盤據朝鮮我 皇上宵旰而憂爲之遣將出師者計年餘矣蹂躪我屬國戕殺我士卒糜費我金錢是中國之仇也而臣子之羞也令不思滅此朝食而反欲寵以封號金冊銀章赫奕島外此可令四夷見乎以國體論則倭不當封昨見朝鮮疏中有云倭築城蓋房運糧練兵陽退而復進假和而逞兇倭之情狀亦可槩見

而當事者以為難憑日夜催促表文以冀了事目前

臣未聞空言可以畏敵表文可以守取即稱臣稱貢

禮卑言甘臣之所不敢信也以倭情論則倭不必封

倭俗狙詐而狠貪　聖祖絕其貢不與通著之為訓

沿海設備嗣是屢貢屢犯至嘉靖間東南之慘極矣

世祖嚇然用武一大創之而有三十年之安今無以

制其死命而以封為羈縻彼關酋雄長海外即稱帝

稱王夫誰禁之而乃遣數十萬之師犯我屬國以乞

此虛名也勢必請貢請市要求不已我不能拒絕於

今日而安能拒絕於異日啓奸民勾引之端開外裔窺伺之門爲國家患無已時以利害論則倭不可封此其事之可否得失蒲朝臣工知之朝鮮知之而何當事者以冥冥決事不曰選將不曰練兵不曰沿海修備而今日議封明日議貢倭盤據於釜山爲敢取之計我冀望於僥倖爲苟且之謀倭以款要我而操衛常行於款之外我以款自愚而智慮常陷於款之中排盈廷之公論捐戰守之長策阻忠臣義士之氣爲逃責議功之資此人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旦夕

之謀非久遠之計也豈不恭朝廷而汙靑史哉 臣謂倭款不罷則戰守之計不決戰守不決則釀禍將來貽憂君父異時追尤首事即斬諸臣之頭不足以謝國事矣且 皇上獨不見西事乎當互市之始豈不借口羈縻得以息肩飭備而今邊務廢弛將士玩愒不可收拾識者恨之今日又欲襲其故智以爲退倭良策尚可謂國有人乎伏乞 皇上深思倭情之叵測收回許封之成命明諭尚書石星總督顧養謙以關謝使之意防禦毋推諉避事因循養亂毋狃一時

之便而貽後日之悔侍郎宋應昌郎中劉黃裳併亟
賜罷斥以為人臣欺罔誤國之戒則內外遠近曉然
知　上意所向在於安攘大計孰不更相激勵以圖
事功所謂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倭何足慮哉伏
惟　聖明留意

目擊東倭釁隙專備禦疏

王德完 工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臣惟倭奴封貢一節關係社稷安危在廷諸臣無慮數十人皆力言其不可 臣謂即此可寢謀矣須接總督顧養謙倭情一疏知表文將至事在垂成然止言求封不及貢市又言倭戶盡逐始可議封 臣以謂總督或自有的據及接朝鮮王李昖賊情疏則又謂倭賊向來屯聚劫掠蓋房築城轉運軍粮絕無歸計說和說貢眩惑軍情向背胡然頓殊若此豈因本兵石

星集臺省諸臣于射所會議東事臣得讀本兵覆疏稿則謂一封之外似無他事又謂不許粘帶貢市款日後不靜又謂撫按查核釜山倭戶一人未歸不得許封大都與總督符合臣以為本兵或自有主見及扣其所以茫如捉影捕風臣問外傳總督貽書有貢市禁絕能以身任等語信然否本兵曰難必倘強索貢市只革其封號便是臣等又問釜山倭戶肯盡數歸巢否本兵曰難必臣等又問特遣遼東巡按親至釜山查看倭戶有無歸去可行否本兵曰不可由此

言之則倭遂封而衆不貢也倭之去而不畱也毫無足憑何能輕信 臣 又覽本兵覆疏開六月內晉州搶殺等情先該經畧奏報十一月內慶州搶殺天兵二百二十三名搶掠軍粮八百餘石等語一一不差又謂朝鮮疏在去年十二月初七日之前總督疏則今年正月二十日之後故論倭情頗異然相隔止一月上下豈不叛服胥壤 臣 又覽叅軍官葉靖國稟帖稱正月初四日釜山倭夷尚有一千人金海龍川熊川等處行長所居或止二千人倭衆正在睥睨奈何言去

則朝鮮疏稱三月進搶上國風汛要犯大明等語豈必盡虛 臣 又覽沈惟敬答倭書有曰旣許爾乞降封貢如何因循不至則封貢已兼言之矣 臣 又覽倭國抄白副表一道有曰比照舊例盖謂國朝封貢例也末又曰永獻海邦之貢則明白直言諸臣佯若不知殊爲悖盭 臣 又覽行長答沈惟敬書有和親字樣且以媒和之旣而飾辯兩國相好卽是和親然倭奴狡詐豈不識相好二字 臣 又覽朝鮮陪臣金睟與總督顧養謙禀帖稱倭賊大事不能久處則繼之以必不

可聽之說播在人耳而難以口道竊未知媾和者悉以此聞於朝廷否則惟敬許倭不止貢市何謂一封即可了事與言及此令人髮上指夫倭奴與兵朝鮮原欲入犯中國許儀後寄書內地云關白欲上取北京稱帝大唐汲芸書詐和假降以破敵國即退遜市井之人且有先知矣經畧東征豈不辨此平壤克捷亦已奏功無奈碧蹄太敗魄散膽破乃始懷心堅意惟封貢是圖不復言戰鬭事矣然猶畏人知不以上聞及遼東撫按趙燿周維翰相繼奏報俱云封貢巳

成知難掩蔽乃始直言其故開城王京陪臣王子悉以封貢取效旋見羣議沸騰則又時露時藏或專言封而揷言貢以少殺公憤厥後知事勢已遂始明言請封大航三年一貢行長小船年年通貢賚畫王事劉黄裳則直請委官至對馬島收查貢物許閩浙遼東大賈通市泊矣本兵亦左袒其說而重違明旨乃行總督勘議總督以機局已就莫可說和而懼有煩言止云請封絕口不及貢事乃本兵亦云對馬島開貢誠爲不可惟是封議不得不從夫名器難假縻繫

當惜今以關白纂弑而錫之王封以號召三十六島未服之豪傑是虎而翼也安見其可然使倭之欲而果止於封也使倭稽首就封而不復要貢市也使倭要封之後鼠竄海濱而不復鯨吞蠶食也則假虛名而有寔貴結與國而令支邦以財力困疲之狀戎馬瘡痍之候罷兵息戰體士拊民未為非策顧倭欲無厭夷信難終封之與貢猶形影也景之與塡猶循環也假令本兵總督陰予而陽奪之先請封號借明旨以雜廷臣之口繼請貢市快目前以貽日後之患則

禍在作俑是謂欺君二臣何忍爲此假令秀吉行長陰叛而陽服之偃然受封以示我之不備則患在噬臍是謂誤國二臣豈忍蹈之我朝鄭端簡公日本考謂倭夷奸譎自持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見我無備則掩襲邊境正統中大嵩挑諸嘗被其害世廟之蔓延浙直江淮間流毒更慘今若大舋復啓覆轍將尋是沈惟敬誤經畧經畧誤總督總督誤本兵本兵誤 皇上也無論旦夕可弭弛擔息肩卽要領不保於丘園斧鉞伏誅於簡冊臣竊懼

焉夫犬羊喜怒難期桑土綢繆貴預今本兵曰倭得封即颺去不吾犯也 臣曰倭即犯胡以卒應本兵曰吾與總督巡撫三人當之 臣曰何足當此三人即說軀其如二祖八宗之神器何 臣曰遼左戰士有幾本兵曰不過二千有零 臣曰二千之卒何足禦數萬之倭本兵曰戶部粮餉無措去年遼東巡撫請召募家丁三千人竟裁減八百有零 臣曰帑藏誠匱乏然邊鄙危急何論惜才哉諸臣曰吳惟忠駱尚志南兵當暫留遼左不宜遽撤本兵曰業已先奔 臣曰是所

鬼形者難再用耳諸臣曰即有急朝鮮難出援不若於旅順口鴨綠江緊要險隘增兵戍守本兵曰多則乏餉增五千可足用諸臣曰劉綎兵撤回亦要留住遼左本兵曰川兵難久不如募土著倭虜皆可撻伐相與咨嗟嘆息夫沿海邊防豈不數四申飭然核諸文移之上則色色皆有求諸戰陣之間則件件成空遼左對敵尚且無兵內地承平豈能禦寇如以[illegible]卒而搏猛虎譬則寠子而角孟賁豈不容所向無前矣則恐力之不足今不羞賄虜媚倭而急為之防乃爭

誇其威悔罪而張以爲功三尺童子知其不然而乃
以蒙蔽智聰明首出百王之　皇上此臣所爲扼腕
而拊心者也昔越王勾踐一小國君耳患吳之强也
而苦心焦思置薪於座臥即仰膽飲食亦必嘗膽卒
乃拊循士民訓練兵甲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
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遂以殲敵今堂堂天朝豈
比蕞爾西越誠肯赫然震怒練將練兵懲虛責實當
事諸臣臥薪嘗膽矢晝陳謀某鎮可用若干兵必人
人有投石超距之氣某鎮可用若干將必個個有斬

將搴旗之風某鎮可用若干粮必在在有士飽馬騰之慶見兔而急顧犬亡羊而即捕牢則習流何止二千教士奚啻四萬除兇雪耻操縱隨宜苟玩愒歲將如處堂燕雀幸火未然呴媮以爲安則延寇入室養虎遺患令外夷酋長厮役從旁竊笑此議之所不敢辱也夫臣濫竽民垣司會計耳胡輒言邊事然杞人憂天爲其將壓也嫠婦恤舟爲其將覆也今封疆危行覆壓立至臣 苟拘攣職掌不一披陳則遠慮先熏、曾不得自比于杞人嫠婦故特效其欵欵之愚伏惟

皇上採察芻言亟謝倭款早修內治臣不任懇切禱

祈之至

特徇盈廷公議以佐攘倭疏

呂鳴珂 通政司通政
萬曆二十二年

臣等待罪通政切惟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官以通政名謂政猶水也通之使勿壅闕而我 太
祖高皇帝勅諭亦以宣上達下防權奸壅蔽爲兢兢
盖其重也頃者東倭一事 臣等日檢內外諸臣題奏
紛紛藉藉大都言本兵以封貢誤國經畧提督以欺
罔誤本兵遊擊沈惟敬以賂倭求封貢誤經畧提督
是政之不正莫大於封貢而說之壅蔽莫甚於倭情

臣等職掌喉舌欲以徹宸聽久矣而未敢遽聞者誠念言事易任事難在海外風聞不宜以文法議論持當故事二月二十七日兵部尚書石星約九卿會議演象所諸臣雖無面矯其非者却未見唯唯封議固知各有心非乃亦隨班點點而退豈惟中書楊俊臣謂是日會議爲隷卒所非嘆郎臣等亦自羞之已而抄出禮部郎中何喬遠王事洪啓濬二疏及朝鮮國李昖阻封請留兵之奏乃知情形近確盡涉奸欺致不據素所採請爲皇上陳之言者曰昨年倭據平

壞聲言內犯沈惟敬承遣往探便以封貢啗倭矣今
令沈惟敬再往而和議盖已定矣斯時經畧之遣不
過揚示天下以制禦之意云耳乃提督李肸松斯也
以戰往不欲以和歸鼓其銳氣乘倭奴持款無備奮
擊破之大獲有功功固不可掩矣斯時果能矢心併
力乘勝長驅即倭無噍類詎謂以倭級市私昵卒利
貨財且慮南兵戰勝分奪留守平壤兵不戮力大敗
碧蹄至此敢復言戰乎所謂經畧提督始齟齬而協
和斯其故耳於時沈惟敬幾為倭奴憤殺乃復為遊

說賄倭議封因嚴禁朝鮮不許殺一倭生釁而倭奴一任狂逞圍晉州三十八日殺傷幾六萬人迄今盖屋造舡繕兵儲糗爲不封貢則逞其吞朝鮮內外之謀聞洪王事譯審朝鮮賫本來使向人則佯嘆誇東征之功背則涕泣哀訴云彼國受慘一空即我兵亦倭也嗟乎　皇上費二百餘萬之金救朝鮮乃不能戕倭而反坐視荼毒如此尚可以封貢結局耶惟之封之意豈不曰封屬虛號朝鮮實禍于虛號以免實禍甚便不知封以正名名正言順先朝雖有封倭故

事原未有挾令倭旣伐我國又殺川兵是逆寇也逆
而封之爲要挾傳笑外夷青史譏焉且關白稱雄海
上稱有六十六州其與劉挺書語極誇謾豈眞借之
號以爲重封之祗自輕耳或曰倭勢強而我兵弱餉
匱不封且內犯夫平壤之敗非此強倭耶考嘉靖之
季都御史胡宗憲總兵戚繼光平倭閩浙何我兵輙
勝以堂堂天朝大統之兵寧畏一倭獨不得經畧提
督如宗憲繼光其人耳誠畏而封之倭慾無厭封貢
不已尚更有必不可從之要抑將畏縮而割土從之

也或又曰禦敵以術假封羈縻特緩倭而爲之備耳不知人情危則防安則亂虜之互市也中國財力歲竭而邉備日弛旋款旋犯即互市足恃哉今倭狡於北虜我以封緩彼彼亦以貢緩我沿海兵將一有恃則玩弛忘備一旦倭驚無全勝之兵噬臍何及矣若若乃許封不許貢之說尤謂不然葢倭既封必遣使飾詞奉貢包藏禍心覩兵部郎中劉黃裳疏議弓道由對馬島而御史周惟翰謂狡倭窺伺遼左薊門行人司憲被論後亦悔聽黃裳指揮豈貢議又自黃裳

堅之耶夫中國財力有限借以北陷虜東陷倭以偷
目前之安財益竭而國勢就衰失策甚矣近該部覆
議朝鮮國王所奏倭情未足盡憑止因畏倭故請留
兵臣等以為朝鮮二年切厭兵矣兵可撤何樂於留
倭果無後患何為阻封由知倭狡橫叵測之謀恐虎
而翼必無幸矣設不信其言而斷在必封行且失朝
鮮之心去不復來萬一不得已而降倭未可知也蓋
朝鮮之所以佐倭而臣中國者以中國能制倭為若
王也今反畏倭封其所佐則得以有辭於中國而中

國其何辭於彼是封倭非明棄朝鮮而驅之從倭耶夫棄朝鮮原爲固中國藩籬欲封倭原爲結恩朝鮮朝鮮不欲封則封之何謂倭情出國王之口最眞即行勘不確於此此不足憑更憑誰乎沈惟敬係積棍有利則附有急則奔言封固奇貨惡憑也不憑舉朝公議又不憑朝鮮所奏止憑沈惟敬斷以封許謂一封之外設有他虞誓以身保此必良有獨見苦心處難以告人者第社稷重器封貢係關社稷安危要當虛心公聽以圖長治久安之策若苟且目前而至異

日事體決裂不可爲節目其身捐糜無益矣諸言者
非好呶呶誠爲社稷關係至重亦成石星生平人品
耳箕疇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
筮乃謂之大同伏乞　皇上勅諭兵部勿以封事自
謀仍與士庶卜筮同之不然宋人以和自愚之覆轍
可鑒也并一應東征事情虛實宜照御史甘士价題
請差風力科道至彼逐一查勘從實具奏以明功罪
仍乞嚴諭責成禦倭總督實心任事毋襲虛文選將
練兵墾屯謹堠移駐遼左爲朝鮮聲援其提督重任

別訪廉而有謀熟知倭情將領擇推允任或領兵萬餘覘留朝鮮教國人戰守兵法事寧撤兵優叙至朝鮮王就差行勘科道領勑戒諭痛儆加省効越勾踐之臥嘗生聚訓練雪耻圖存一面曉諭倭奴捲甲息戈盡歸海島敢再犯朝鮮定統天兵誅討無赦所要害閩浙天津一帶海防勑各處撫按官加倍整飭以固封守沈惟敬讒奸亂政即速革回姑俟倭情順逆治罪庶宸斷明而國是定內治備而倭患消其於國家安攘大計為有裨矣

東封難恃敬陳備禦末議疏

趙崇善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

頃自封貢之議一出盈庭抗疏力爭其言是非利害不啻詳矣臣亦無容復贅第不主封貢當議戰守欲主戰守當議兵食今日財匱矣兵疲矣民不可復擾此當事者所以苦戰守之難而主封貢之計也臣愚以爲戰不足者守有餘惟在得其勢執其樞耳臣昔年奉命巡按遼東嘗詢考朝鮮形勢而得其要領敢爲皇上陳之葢朝鮮北面與遼接壤而東西南

三面距海東西皆崇山絶島連亘阻塞惟南面釜山乃倭夷所入之路倭夷欲由釜山入王京必經全羅慶尚二道而全慶之間如雲峯大丘皆有天險可據誠於此地設兵分布則倭奴不能復入王京而朝鮮舉國可安枕也朝鮮安則中國之藩籬固矣或者謂屯守無兵無餉將奈何 臣 謂全慶險隘易守一可當百今劉綎川兵五千尚在再加南兵三千共八千令之訓練朝鮮兵卒每我兵一千領朝鮮兵三千朝夕教以武藝總計之則有三萬四千之衆使爲將者

嚴其紀律鼓其銳氣何戰不克何守不固至於粮餉之費不必取給中國朝鮮水田極其膏腴一歲之收不下數萬我爲彼國防守彼獨不能爲我兵餽餉乎因朝鮮之粮供朝鮮之兵無徵調轉輸之煩而有安內攘外之策莫便于此者亦何憚而不爲也或者又謂近守鴨綠爲便者此又不然蓋倭酋不得朝鮮則中爲之限隔非惟不能由陸道窺遼左亦必不能由水道窺天津若倭酋據有朝鮮則王京之漢陽江開朝鮮西南有連花飛盖蛇梁金梁等數十島聯絡海

城之臨江平壤之大同江處處可以通海直達畿輔不必渡鴨綠走遼陽也是故欲安中國必守朝鮮欲安朝鮮必守全慶能守全慶則得其要樞而倭奴雖狡可無患矣舍險不守而專恃封貢萬一倭奴乘吾無備擁衆復入悔將何及蓋倭情反覆不常自昔已然今日即與封貢必不能全其無渝盟之事此守全慶一策不可不汲汲講求者也伏望 皇上留神省覽勅下兵部酌議施行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倭情已變封事宜停疏

曹學程 廣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四年十月

邇者封事大壞發言盈廷走宗城縛惟敬戮從逆陽偵報不虛冊使揭帖踵至矣須奉 聖旨允戴士衡周孔教疏着令九卿科道會議戰守機宜毋貽後悔是 皇上已洞見封事之非而決之衆論也又奉聖旨選風力科臣一員與楊方亨冊封是 皇上又疑惑於楊方亨之揭謂封事可成也詎知石星方亨同條共貫轉相附和詞不足憑且三臣共使異域宗

城出亡惟敬就縛倭奴何德方亨獨晏然無事哉方亨且死生未卜乃請添册使禁治流言郎三尺之童亦知其詐非本兵矯悞以欺 陛下必發倭設計以陷中朝臣望 陛下詳察而熟計之也本兵謂遼東撫按之報見謂流言今册使李宗城之揭將不足信乎倭情已變猶云未變封事已敗猶云可成賊臣悞國一至於此吾誰欺欺天乎今據李宗城揭稱關白執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為封雖不顯言大都有據倭夷狡詐異常貪饕無厭得封不已必求入貢入貢

不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婚和婚不已必求
朝鮮納賦納賦不已必求分割尚義割地不已必捲
席朝鮮渡鴨綠而薊遼危矣倭情吐露不待今日自
宋應昌經畧之始李如松入援之時沈惟敬使倭之
日已與歃盟即不盡許七事業已輕諾二三顧養謙
封貢一疏李如松與沈惟敬一札情形破敗不在于
惟敬就擒之日已覺發于朱龍光未死之先矣不然
朝鮮日本一葦可航悠悠年餘何難一決此其故不
難于一封而難于七事不辨可知也夫堂堂 天朝

反爲倭制皇皇天使竟作虜囚愈要挾則愈彌縫愈昭露則愈鉗制此忠義之士日夕拊心飲血相顧罷封事決戰守斷奸臣首以謝天下迺誤國賊臣內外深結始終挑拗并心媚倭　陛下獨不鑒南宋之事乎秦檜史彌遠力主和議終移宋祚前車已覆可爲寒心封事之非舉朝以爲不可宗城已悞豈容再悞科臣攻擊即以科臣往封是以賊臣籠絡深計成則功歸于己不成委咎科臣是以科臣寧伏鼎鑊不敢奉詔夫人臣既委質爲臣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死且

不避何敢避難為不忠哉顧他日事成猶可結局了事萬一不濟甚至執以為質封外要求即科臣伏蘇武之節效真卿之義必不為宗城抱頭鼠竄以貽國羞然大損國威喪氣狄夷貽臭萬年　臣竊悲之為今日計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也若云可成則貴冊渡海不成則持節還朝覩君命如兒戲等冊使為說客辱國欺君罪莫大矣事成功有所歸不成責亦難諉天語煌煌著如皎日今日封事成耶敗耶言官持議驗耶否耶　陛下以平章軍國托元輔以參

機務倚樞臣天下事非一家私奈何偏執星狠狠自
用阜祿祿依阿星日關白可封阜亦日關白可封星
日再遣科臣阜亦日再遣科臣今日封倭之使節昔
日排巳之人彥博之薦唐介當不若是昔魏學曾亦
心任事苛功未見　陛下嚴譴學曾而寧夏卒奏蕩
平今東事潰裂元輔樞臣不得辭其責矣大臣去留
關使行止社稷安危係此一舉願　陛下熟察斧斷
天下幸甚

東征結局有功險臣熒惑天聽疏

劉餘澤禮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七年正月

臣先是辦事省垣風聞贊畫兵部主事丁應泰有疏極言東征之役有罪無功而見今當事諸臣如蕭大亨邢玠董言事諸臣如張輔之姚文蔚于永清草成被誣衊極其醜詆及昨見揭帖始知信然大都不曰行賄則曰結黨譬以穢物塗人之面讕語箝人之口三寸如刀一網打盡臣又何敢犯其狂鋒逆其讒焰墮其險阱哉第伏而思之國家之事當統論大體不

當苛求小罪臣子之義當裁酌公論不當失報私讐自倭奴興難以來廑 皇上之宵旰七年所矣勞 皇上之將士十萬夥矣費 皇上之財餉數百萬多矣即今以九廟之靈 皇上之威天奪關酋之魄清行二酋不勝內潰我將士四路同心乘勢逐北酋長多死倭衆大殲釜山南海蕩焉若洗藉此結局即書之旂常垂之竹帛其于舞干因壘之功掃穴犁庭之績豈不稱流亞哉以故奏捷之後兵部覆奉 聖旨始云覽奏朝鮮南海餘倭悉皆蕩絶東征始收完局

此乃　皇天助順俾朕得行誅暴之義興繼之仁朕
連年東顧之懷方今慰釋又云文武將士功次着上
緊敘來念其遠征久勞許從寬擬咸使霑被慶典卿
部還馬上差人傳與他每知道欽此大哉皇言明見
萬里展也帝澤念及三軍當此之時微獨二百年之
屬國鼓舞維新數萬衆之征人驩忻大賚即八表咸
歌寧謐四夷莫不尊親而獨不快于一幸災樂禍之
丁應泰夫是以搖唇鼓舌覆地翻天簧鼓　聖聰羅
織人罪愈憯愈工不勝不已臣　未卒業其揭而髮指

眦裂恨不能戾天縮地批其頰而唾其面食其肉而寢其皮也何者東功寛叙明旨昭如日月獨應泰未之誦乎且其素負大貪之名謬承前箸之寄既不能如李膺之服善虞詡班超之護西域止知妬功嫉能變亂黑白甚至欲行一已之私盡奪十萬之賞果如所言毋論綸音不信于天下綸恵不普于行間是應泰之所見是而　皇上之所見非也爲人臣子而與君父爭是非何其欺也在昔大將在外不從中制故陳湯不以矯命蒙辜裴度不以違制蔽罪盖重軍功

存恕道也今海上將士沐風櫛雨橫草枕戈者數年以來苦亦極矣一旦以矢石汗馬之勞博桁楊囹圄之辟毋論鳥盡弓藏聞者解體脫異日疆場有緩急誰爲　皇上效死力乎最可憂者士卒以此傷心因之成變應泰整粉何足惜而患在社稷矣是　皇上欲作福于上應泰欲作威于下爲人臣子而與君父爭威福又何其欺也且也　皇上所與共治天下者以輔臣爲心膂以大臣爲股肱以言官爲耳目而應泰之疏擅要　皇上不下閣不下部不使言官與聞

是欲先致　皇上孤立無助而後應泰得逞其傾危
之計洩其慘毒之謀利口覆邦讒言亂國從此生矣
不思前此聖斷孰敢叅與而應泰至今日復請之豈
以　皇上養尊垂拱假手委心全不料理此大事耶
又豈以其媟孽詭辭可以聳　皇上不虞之聽徼不
測之威或不顧此大體耶嗟嗟除日本之倭易除中
國之倭難矧應泰之狡之狠更有萬倍于倭者　臣腸
雖剛　臣口不佞烏能勝之第所斷者　皇上靜觀東
事歲月已長不如今日叙功何以了事必如應泰誣

奏何以服人仰煩廑思亟申優詔不為讒慝小人所中庶可以免倭奴之笑可以固朝鮮之存可以安將士之心可以存國家之體臣時在待罪冒瀆天威曷勝激切祈禱之至

萬曆疏鈔卷四十四

哱播類

趙𤣥標　播兵要挾無巳國體傷殘大甚疏

洪瞻祖　蜀黔分界甚明督撫執言互異疏

李化龍　播界累歲相持徵臣義不容默疏

哱播類

叛丁悖亂異常時事萬分可慮懇乞宸斷決機宜任宿將清獘政以消禍萌以安人心疏

梅國楨浙江道監察御史萬曆二十年三月

近見邸報寧夏家丁劉東暘等賊上擅權據城掠堡此非常大變視唐藩鎮之禍猶有甚焉最可恨者逼使總兵張維忠疏列巡撫党馨罪狀其二十條之內多繫欵虜以來題准遵行此其意盖隱然暴揚將弊

以煽惑衆心其謀更不軌矣當此虜酋叛盟之後邊境未定之時豈可視爲細故而不早爲平定乎今之議者不過曰變起倉卒衆由廹脇緩之可散其合之黨急之恐堅其致死之心不知各惡權勢已成蓄謀非淺其心必不肯悔禍其黨又無敢先發遷延一日則禍深一日狂謀愈甚黨與愈固聲勢愈大風聞愈遠脇從愈多人心愈疑旣難以俟其自定又不可嚇以虛勢外有勾連內有覬望近者蠶食遠者震讋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見御史賈希夷上請特

遣一臣不蒙採納止令督臣魏學曾相機撫剿雖專任責成事理宜然但學曾素敢任事臣所推服聞變已久徐徐就道豈其乏應變之材昧專制之義或以首尾牽制輕動爲難有不敢以明言者况邊事繁夥萃於一身方經營戰欵之宜難專任討賊之事爲今之計非力剿無以定禍亂非分別無以宥無辜非詔赦無以安脅從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無以中事機非重賞無以作士氣科臣王德完請羅豪傑真爲濟時之急非見寧夏各堡多爲所制而平虜叅將

蕭如薰獨能相持則任將之明驗也以臣私計求舊易於得人使功不如使過除各邊見任及已經調遣不宜更議外若退閒可任則無如原任遼東總兵李成梁者屢經戰陣紀律嚴明其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楨皆負大將之材李如梅李如璋又爲少年之傑其家丁自各有官守之外尚多同心敢戰之人世受重恩必不自頹於末路屢經論列更思昭雪其前功年力未衰威名久著各邊將領誰不畏服上下相信父子同心不惟勇畧足以成功亦且先聲可以奪氣

若慮其權多分屬地非素歷宜於文臣中曉暢軍情實心任事者公舉一人監其軍事謀勇相資調遣隨便他如閒住及戴罪將領史宸李應祈厲貴馬孔英倪敏政等或素輕戰陣或膽勇過人皆可隨軍使之自効若遼東未代曠日持久或令伊子原任總兵李如松先往料理勒限起程即未必刻期擒剿必足以制其死命天威既臨不敢四出魚遊釜中勢必自亂附近營路恃以無恐地方觀望憚而自戢授首正法之後大加賑恤知朝廷之威惠並行紀綱大正此機

宜之當決宿將之當任也若失此不圖臣未知其得策矣然臣聞鎮隙將成者當急爲補塞琴瑟不調者必改而更張今寧夏之變正鎮隙將成之會而致變之由則琴瑟不調之驗也我朝造事自洪武以至嘉靖一時也自隆慶以至萬曆十八年一時自十八年以至今日又一時也盖洪武以至嘉靖虜無歲不犯我無歲不備各軍雖有戰守之勞無刻削之苦嘉靖以至隆慶和議既成不修戰守各軍雖有刻削之苦而無操練之勞今時則異是矣外實修和而內欲兼

戰修和則不免仍刻削以爲媚虜之資兼戰則徒有
操練而無首功之望臣前疏有云不加矜卹而剋削
之苛使之治生不給發身無階已逆知其有今日之
弊矣即總兵張維忠疏內所列據臣所知有載在會
計錄者有新經題准者有係寧夏舊例有在各邊通
行諸如此類皆以節省爲重以矜卹爲輕暫行於無
事之時尚難以得其心相沿於用武之日其何以免
於怨巡撫党馨不能變通而更爲嚴峻以致叛軍借
以爲名鼓衆倡亂使紀綱大壞人心動搖宜勅兵科

會同彼處巡按御史逐欵清查或係原舊有行或係
宄聲作偏當因者明著為例當革者即為調停此弊
政之當清者也然其本則科臣王德完所陳有治人
無治法一言蔽之矣如京營軍士素稱虛設有急則
慮其孱弱而計別為調遣閒暇則畏其訛言而不敢
深求臣前疏中思有以鼓舞之而言不見用近見侍
郎王基條陳四事悉切實用臣抑其議論采之人情
慷慨敢為人樂為用若即以本官授之協理聽其主
張而又明賞罰均勞逸察疾苦教技擊則數月而人

心悅期年而神氣壯內之以獲衛京營外之以風示遠近仍通行各邊督撫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悉心條議毋畏浮言毋沿舊習惠行而威令可施政平而驕悍自伏其有處置失宜苟且塞責訪實叅奏別選賢能此皆救時之急務轉移之微權伏乞採覽即賜允行不惟一方之悖亂可平而各邊之人心悉定督撫不至掣肘而外夷亦將落膽矣其餘有關大計先為諸臣已言者臣不敢復瀆也

西賊蕩平不久南兵調遣非宜疏

傅好禮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五月

臣

觀邸報見浙江撫臣常居敬一本為西賊未滅人心共憤願勤一旅以張天討以紓邊患事大都奏發浙兵一千名往寧夏助勦叛逆奉

聖旨常居敬助兵討逆足見忠義著令該將官統領上緊赴寧夏督撫軍前聽調殺賊兵部知道欽此夫西邊有事疆圉弗寧常居敬恨不能躬環甲胄一鼓誅絕欲遣兵助餉以紓西顧忠義之氣誠有可嘉不知浙兵所不宜

調遣者其說有四請詳為　皇上陳之夫浙處東南寧夏西北道里相去五千有奇以師行日五十里計之殆三月之後方可自彼達此不惟緩不及事而兵之所過雞犬弗寧浙兵又素稱驕悍不法而五千里之遠寧能禁之不騷掠擾動耶是寧夏未必得力而所過地方已先蒙其禍矣其不宜調遣者一設有裨剿賊無貽後慮猶可言也夫浙步兵也所持器械以向敵者非狼筅則鳥銃耳何如邊軍之堅甲利兵強弓勁弩況步與騎又不相敵矣議者謂當今討賊不

慮兵之不足惟患餉之不繼以不常繼之餉而復益之以一千無濟於事之浙兵時或餉之鼓譟是又一寧夏也往撫臣吳善言之被辱近遲化勇壯之要挾皆浙兵之明驗其不宜調遣者二或東南無警撤兵赴援猶可言也　臣聞倭寇造船聲言內犯浙之寧紹台溫沿海地方近千餘里而浙之兵籍除影射占役外不滿萬餘萬一倭寇竊發沿海告急不知將借兵於他省耶復募兵於本地耶況東南財賦之區國家之所仰給者十五不可不預為之慮其不宜調遣者

三使浙省助兵他省不與猶可言也夫常居敬既以忠義見注於　皇上矣而各省撫臣孰肯自處於不忠不義耶將見聞風嚮應各起勤王之兵以收討賊之效不知　皇上盡許之耶弗許之耶弗許則孤其忠憤之心而兵之可用未必不如浙兵許之是動天下之兵也而不勝擾攘恐國家自此多事萬一中杞人之憂誰任其咎哉且也幺麽叛逆弄兵潢池以臣視之如机上肉釜底魚耳當國家全盛之際逢此小醜遽張皇失措動天下勤王之師寧不起四夷之非

笑耶其不宜調遣者四然此非臣所敢臆說也臣嘗
巡按浙江兵之驕悍臣所素諳而統兵如把總哨官
又皆名色白丁非若世襲指揮千百戶之有顧惜者
每年春秋防汛凡所過與住劄地方如被劫奪莫不
稱苦在東南如此西北可知矣賊平之後留之不可
去之不能如薊鎮南兵至今遺害此臣所謂不宜調
遣者若此爲今之計不必益兵惟專聚餉選擇計部
賢能才幹之臣一二員命於關之內外督運粮芻於
寧夏近地堆積餉足則兵強兵強則逆賊不足平矣

況督臣魏學曾沉毅有謀忠誠任事負海內之重望具不世之長才加之以二三撫臣同心戮力料敵設奇則逆豎叛丁可剋期授首而西羌北虜將遠遁塞心矣 臣尚以為宣大之兵恐不及與滅賊之功又何待助於浙兵耶伏乞 皇上勑下兵部停止調遣浙兵專責督臣魏學曾以討賊之任不從中制不惑羣言仍選討臣運芻粮於寧夏附近地方則兵食俱足而滅賊有期矣宗社幸甚 臣愚幸甚

土酋情罪未確兩省意見不同疏

張　棟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

臣等待罪該科先接到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葉夢熊一本為宛酋僭逆久彰憲臣疏縱貽禍懇乞聖明大伸國法以救生靈以杜亂謀事又都指陳播州宣慰楊應龍之兇惡而參論川東道副使朱運昌容情故縱不行會勘已又接到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陳効一本為逆酋抗旨怙兇挾兵肆毒人心積忿邊患可虞懇乞聖明亟彰國法以救生靈事則

歷數楊應龍十二大罪而復次其怙兇阻勘之狀歷
歷可據臣等竊以爲疑彼酋所居雖在貴州肘腋實
係四川幅幀其作奸犯科情罪昭著至此而四川撫
按嘿無一言何耶已又接到四川撫臣李尚思奏爲
虜衆逼臨松境預陳防禦事宜內稱議調播州宣慰
司土兵以備協守已又接得四川按臣李化龍揭帖
要將楊應龍勘問事情暫止行提以待整兵禦虜之
後仍行會勘臣等益以爲疑一土司也在貴州方欲
剿其黨在四川乃欲調其兵一楊酋也在貴州方欲

誅之以除害在四川乃欲藉之以成功何其意見相
左之甚耶及該兵部覆奉　聖旨楊應龍姑革去官
職戴罪立功會勘事情准收限朱運昌罰俸三箇月
其餘俱依擬欽此臣　棟固不敢越俎而致喙亦以爲
奉旨處分攸當似可無言矣乃今又接到四川按臣
李化龍一本爲土酋謀亂無跡撫臣議剿未妥乞賜
行勘以安反側以全億萬生靈事備言楊應龍無可
剿之罪貴州撫臣朱免有作惡之心若將爲此酋辯
寃而顯示其異同之跡者臣　等於是乎不容無言也

夫人臣事君無以有已况可有成心耶即楊酋所居雖係西川幅幀實爲貴州肘腋四境之内固不可使人跳梁臥榻之側亦豈可容人鼾睡其重均也貴州撫臣於此酋何怨而種種列其罪惡似決不可宥者不過爲地方憂耳爲國家計耳四川撫按於此酋何恩而縂縂辯其誣枉似決不可剿者亦不過爲地方憂耳爲國家計耳然貴州有見於剿心非不公也深疑於四川曰是若有私此焉者則過心雖公而言則私矣四川有見於宥心亦非不公也邊望於貴州曰

是殆有先入焉者則又過心雖公而言則私矣臣等生不長川貴之鄉身不履川貴之地固不敢予剿者而伐有者亦不敢是有者而非剿者獨以爲天下之事最忌成心今兩省諸臣所奏毋乃有成心乎據貴州所參稱干歲畜內官擅立師將私置旗牌與夫鄉擄職官劫放因犯聚兵洪江抗違欽勘一應叛逆之事果有干於國憲則一舉而剿除之亦何不可據四川所稱洪江初非險阻聚兵以爭頭目破毀旗杆綁禁哨軍皆屬有因而會勘不果乃因思南知府將奏

犯帶同此會聽勘重覆絕無駕驁情狀則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亦甚可已業已奉旨改限會勘合無申飭兩省憲臣務滅成心各委廉平公正府官約會於兩省交界處所虛心審問如果叛逆有跡負固難馴不但流毒土司抑且貽殃內地真天討之所弗赦也則必從剿如果兇惡雖彰逆謀無據止於自戕種類未嘗侵害漢民非王法之所難容也則必從宥在貴州勘官固不得承望貴州之風旨而過於誅求在四川勘官亦不得承望四川之風旨而曲爲假貸在貴州

撫按固不可執必剿之成心而犯喜功之嫌在四川
撫按亦不可執必宥之成心而遺養寇之患毋分爾
我毋計異同唯審實其情罪而輕重其罰焉此之謂
實心爲地方實心爲國家不然謂之私昵可也謂之
先入可也蓋地方之福豈國家之利哉且臣等効忠
告於兩省更有進於此者人臣受君命而秉憲持法
臨蒞一方疇不欲境內乂安以無負皇上之委託
也此一酋者從貴州言固以必剿爲安地方矣然此
酋桀黠既與貴州相抗拒則日驕月縱後必難圖除

之以消門庭之害獨非四川之利乎此爲虺弗摧之喻也奈之何四川之不深長思也故從貴州而主於剿亦未必非所以安四川也從四川言固以必宥爲安地方矣然此酋彊梁素與安氏相傾陷則此弱彼強後必偏重留之以存犄角之勢獨非中國之利乎此食牛必芽之喻也奈之何貴州之不深長慮也故從四川而主於宥亦未必非所以安貴州也但須會勘的確實見其情罪或當剿或當宥則以貴州從四川亦可以四川從貴州亦可不失乎爲地方憂爲國

家計耳臣等因併及之

西夏叙功敬陳末議以重爵賞疏

許弘綱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

臣聞古之善觀人國者觀其爵賞何如而已當則威王封一卽墨而齊治濫則肅宗徧給告身而祚衰人臣任職非事敗而同其罪者不當事成而同其功後世等功賞於覃恩循襲故常曲全體面人主既輕授之臣下亦輕視之于是乎名器愈濫而事功愈不可成國家承平久矣士大夫固不習兵寧夏變興中原震動召四方之兵歷三時之久姑克蕩平盖謀夫孔

多羣方畢舉非若宸濠寘鐇之捷況定而淆神武而
莫測也說者以爲宗社之靈詎不信歟然茲役也九
塞安危關係不小奈何以平日邊功視之特一時臣
子不宜重自矜詡以多取數于朝廷貽將來口實耳
先是總督葉夢熊監軍御史梅國楨各疏報功次頗
號詳明然一嘉諸鎮之勞一陳欽遣之伐意見不無
異同昨該按臣劉芳譽奉旨覈實奏報獨詳按事情
別陞賞直書特書大書不一而足犂然備矣臣等事
關職掌日逐看詳下採公評上引繩墨可無一言塞

責乎然行間將卒出萬死得一生即賞疑固當從予
况經覆覈寧復有他雖數近五百員名臣等不敢苟
論論其大者夫舉褁者必挈其領叙事者必引其端
方賊之初反也一鼓而下河西四十七堡勢且炎炎
燎原不掎其前不角其後惟嬰城自保而後賊可圖
也則當叙遏賊之功已而賊急勾虜虜堅助賊不一
翦其羽翼何以使之外絕而勢窮則當叙退虜之功
賊俯而戰我仰而攻殺士卒萬餘而城守自若不一
離其腹心何以使之內訌而變作則當叙間賊之功

大俘獻矣劉許誅矣藉令李民少延得毋養虎遺患

而片紙密授禍本悉除小信小慈何足論也則當叙

滅賊之功遏賊之功蕭如薰尚矣來保之守靈州李

昫諸人之收復城堡是其次也退虜之功李如松尚

矣麻貴之力戰董一元之搗巢是其次也開賊之功

周國柱尚矣李登王英夏之時等是其次也滅賊之

功原出葉夢熊獨斷而諸將之乘機戮力抑又其次

矣若諸偏裨自不得與大將齊衡提督總兵自不得

與督臣並論而總督巡撫監軍三臣者全軍皆屬焉

駁成則一體論功正不必以某事某策分彼已較低昂此輕重之等也府州縣各效微勞則敘李崇德等八人足矣列城循吏宜闕之以需別項之薦章各司道共襄厥美則敘楊時寧劉光國等十人足矣其餘方面盡置之以待將來之表樹各差御史苟非身與勛勳者決不希恩督撫諸臣上係奉旨徵調者必能讓善臣承舍吏書紛然白簡雖云往例實係陋規所當釐革此詳簡之辨也魏學曾功魁罪首業已鑒自聖衷然被罪則救者連章敘功則贊者交口人心如

此公論可知蕭如薰傾囊以鼓戰士奮勇而麓渠魁
臨難則蹇蹇王臣居功則恂恂處子一時名將實鮮
其儔類叙之中信宜有優異之典蔡可賢趙夢麟董
一奎等雖經廢革或難以過而盡掩其功俞尚德向
稱鼓譟何遽以功而盡掩其罪此權度之準也至如
臣弘綱者擎瓶之智既不如人汗馬之勞無能為役
若以本等章奏月濫署名則自朔方告變以來封事
月盈几閣將言言而按之人人而秩之即且國家既
設兵部又設兵科無非欲其事其𠫵詳法相印証故

必身居寵辱之外而後可以定人之罪次人之功若
賞云則賞陞云則陞彼諛此狗雷同為利　陛下亦
何賴焉夫驅命難同瓜蔓儆秇必待有功爵賞一端
明主斤斤愛惜令有事則暴骨于原野儒者袖手于
廟廊事定則棲魂沙漠者未沾片語之濕而録録因
人者濫沐逾涯之寵欲以抑貴近勸勞臣使天下望
風畀命斯亦難矣臣觀　二祖之朝非戡亂大功不
輕議賞即世宗平倭之役初奉欽依擒王直者許封
伯爵及直就擒賞格最稱簡易國家恩典何患今日

之不隆患將來之不繼耳年來歩小邊功輒叨上賞
士大夫習而不察日取盈焉矧是役也宜中外之有
越志臣等以爲 陛下宜稍節之仍乞著爲定例以
後按臣勘功止叙在外文武員役至於閣部 恩命
則斷自聖心司屬等官則聽憑部覆不必一槩稱叙
襲故導諛是或一道也夫功成議賚通國讙呼臣等
何心獨云慎重喜勝易多溢美之詞戰勝易多溢格
之賞明主論功亦求其當而已若日操文法以窺邊
功博名高而圖自樹夫何敢哉

議處播事以服罪人以安地方疏

楊東明禮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

臣聞議所當誅戰雖危而兵不可罷法不當罪人可殺而心不可服則今日之播事是已盖楊應龍兇殘不道多所殺傷我與問罪之師與其悔悟彼犯無將之戒輙抗王師既負其固以自雄又賺我兵而縱殺名雖爲臣勢同叛虜是可追罪誰不效尤將王法有所不加而國體因之重辱臣謂戰雖危而兵不可罷者此也顧臣推引往事未嘗不原其情焉向者四川

用兵兩調征剿而應龍聞命即行所止血戰未可遂
謂不忠也及被部民揭告撫院一紙拘提而應龍聞
命即至械繫經年未可遂謂不恭也甫釋縲絏即請
征倭許之不敢不來驅之不敢不退未可遂爲不順
也且重慶久羈候審一訊可伏其辜而未完即放既
放復提弛禁於前反覆於後此何法也虎兕出柙勢
難再入即令抗拒不來罪止不服拘喚無悖逆之詞
又無反叛之狀乃題請用兵驟加剿滅情輕名重啓
釁生疑此何體也凡此皆當事之臣處置失疑之過

迨大兵之既臨實奉旨而討罪爲應龍者止宜視縛詣闕剖心自明朝廷念其舊勞加其新悟即有十惡之罪自從八議之條奈何計不出此堅臥囤中縱令苗兵橫肆殺戮情欲辯而難明罪積少而成大堂堂天朝統六合之衆當全盛之時土司么麽敢敵君父此億兆蒼赤所不平而百萬貔貅所共怒者也於焉大興問罪之師永除跳梁之患即應龍亦難以自解而天誅豈可以復留第川貴兩省之事宜責川貴兩省之臣乃貴州按臣之疏已無同心共濟之義而四

川撫臣之奏又無獨力敢任之能以兩不相協之心兼兩不相下之勢秖徒坐悞軍機養虎遺患耳　臣以爲攜二之見既不可憑而專制之臣所宜蚤遣請一面遣才望大臣一員往勘奏中之事如果興師拒敵而行令就近省分整備兵馬粮草以候緩急調遣一不係應龍國家即當赦其死刑從寬議處若其藥自巳作怙終不悛即以所遣大臣總督軍務調發川湖雲貴之兵假之便宜行事之權且懸封拜重賞昭示四方無論本省部內之民遠近異能之士有能斬應

龍之首出獻者卽以其爵土財貨盡畀之彼居則如
八角之鼠出則如失水之魚不數月而首領懸於
闕下矣或謂區區小醜無煩大臣之行臣一觀應龍
再觀兩省非假重臣難濟厥事或又謂播山勢四塞
剿除未易不思長江天塹渡可如飛劍閣排空果遝
可下矣有如彈丸哉嗟嗟避嫌者誤事好大者喜
功禍既起於有所感遇變且釀於兩相推委此臣之
所爲日夜憂也故不勝杞抱進此謬言如蒙勑下該
部採擇一二覆議施行於播事未必無小補矣

協力處分楊酋疏

譚希思 巡撫四川都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

臣聞人臣之爲國家而任勛勦也事有貴于獨力擔當者固不宜因循牽制而失機會有須於戮力共濟者尤不宜隔别形骸而分吳越總之期於公家之務而貽地方之安而已切照土酋楊應龍其所居之地則轄四川其部內五長官司錢粮兵馬則供貴州其肆虐於部民而所部之民日號泣於貴州此貴州先任撫臣王體復所以有此剿之議也乃其奉詔征畨

就勘諸臣亦仰體朝廷好生之意從寬議處矣乃敢
假請征倭負固不出此四川先任撫臣王繼光所以
有會剿之請也使本酋而自縛請命則兵可以告撤
矣奈何將官輕舉妄進逆酋抗敵橫殺隨經四川按
臣吳禮嘉撫臣林喬相先後具題俱經兵部覆議大
都欲川貴撫按一面宣諭脅從令其解散一面宣諭
本酋以禍福生死之關奉　聖旨是這上酋還着兩
省撫按官會兵多方設法擒治朝廷之意惟在禁暴
安民殲除首惡以靖地方狀中事宜亦聽相機處治

不必進制欽此隨該先任撫按王繼光等遵奉遣牌
差委標下練兵遊擊張奇峯前詣播酋語責至本年
六月內據本酋申辯雖有哀詞請命之狀而所戕官
兵未見處分應出赴勘尚在支吾隨該臣復牌詰責
差指揮唐宗堯前去特宣朝廷之恩威揚外省之兵
力多方化諭令其速出聽勘倘本酋翻然悔悟擒獻
助惡稱兵酋犯自縛請罪是不但貴省之兵當撤即
川省原調防禦之兵亦當調還本等衙門休息民力
如或甘心叛逆抗拒不出又當遵奉屢次明旨兩省

協力設法擒治以靜地方差出員役來報聞八月初十日臣接邸報該巡按御史薛繼茂一本爲感時濟衷不避嫌怨直指耳目所及以討安地方事大都念貴州之民饑寒之苦欲令先行撤兵此其心爲地方惜民力爲聖明廣生德卽臣一念犬馬不容少異但是說也行於上年未提兵之先則可行於今春既敗兵之後則不可施於楊酋未請命之先則可施於楊酋既負固之後則不可且兩省兵力皆朝廷赤子兩省財物皆朝廷積貯合兩省而一之則兵力全而

奸酋之嚮風有日分朝事而二之則大體褻而反側
之歸命難期　臣非好談甲兵也借朝廷禦桀暴之意以
行
聖明安民之心如是而已伏乞
勅下兵部覆
議仍照前旨容　臣相機便宜行事仍令貴州撫臣協
力共濟庶處置可無失策而地方可圖安靖矣

狡酋雖知悔禍疑畏不出聽理懇乞天威先行

削爵徐討處勦以固生靈以安邊徼疏

譚希思 巡撫四川都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十月

臣惟土酋楊應龍以殘虐而干法紀畏法紀而成負固而敢抗拒而至于聚苗衆戕官兵此其罪業已入不赦之條矣隨經按臣吳禮嘉具題兵部覆議行令川貴撫按同心協志相機征勦仍責四川巡撫移檄罪酋詰責曉諭務得真情轉與具奏等因題奉欽依咨行前撫臣王繼先檄令遊擊張奇峯詰播詰責狡

其中訴雖有搖尾乞憐之狀而戕兵首惡未言擒獻
應出赴勘尚屬支吾 臣猶冀其終悔也復差指揮唐
宗舜前去大都宣朝廷之恩威開順逆之兩途所以
啓其迷而覺其良者殆不啻三令五申矣再據本酋
申爲懇究虛實分豁誣枉辨別功罪開恩臨勘以安
地方事大率悔禍雖萌疑畏猶深纚纚千言無非力
辯其有進獻大木從征效勞之苦無干犯內地失陷
糧草之辜至殺戮官兵則諉言委之于秦民仇人之
誤懇懇焉執成化年間故事惟請官臨勘是祈又聽

奸人刁哄賠令人赴闕走辯以徼恩命而延歲月揣摩狡酋其所倚兎穴而甘格命者其說有五一以天設其險而窮谷深菁難于馳驅一以人助其逆而鼠竊狗盜多所招徠一則懼出之不死于法必死于仇一則討土司之兵不吞其餌則絶其後一則度黔蜀夾攻地隔人遠難于卒應如指臂之相使夫楊酋旣以此數者縱横于胸中而臣等旣先盡得其情狀則必當有以伐其謀而奪其氣此事關機密也不具之章牘以厚奸人之防惟謀諸總鎮將佐多方運籌

或更有奇術足以制勝算豈不能勦滅此酋如發蒙振落哉獨念作孽肆虐悖天道者應龍一人抗法犯順敢負固者應龍一人播民環居何啻億萬其間依附村落流寓寄住者十常八九天兵所至節紀律嚴明誓不妄殺能使玉石之盡分乎寧不違皇上擒治一人之明旨乎臣會同按臣吳禮嘉再四討處合無請將應龍宣慰職銜先行削奪降爲庶人該司衙門宣慰使司亦暫削除容臣等再行化諭開示項疑從則容臣題請待以不死違則聽臣便宜大舉征勦

必使戕兵黠目盡獻正法必使本會自縛赴綦江或
安穩松坎地方聽委文武官從公勘處姑照夷俗問
斷必使五司長官無改其舊業必使七姓衆庶悉還
之故𥁞本會祖宗原錫田土入冊者照舊付與爲業
未入冊者清丈均糧招集良民管種其改署捕廳以
示彈壓議復學校以明化導分任巡行以戢奸暴與
夫一應未盡事宜逐款勘議停妥通詳兩省撫按請
自上裁該司近奉表貢與申呈上司文移止令開寫
播州𡈽司姑將伊下楊朝棟降充爲土舍管理其事

督催粮馬俟一人役五年之上若能安撫流移處馭得所和好族屬守法奉公聽彼官民公同保舉司道覈勘結詳撫按疏請復爵襲職如或諭之不出首惡不獻仍聽臣等先將流寓居民次第喚出遵奉節經部覆明旨事理會同貴州撫按會兵勦處以滌一方之妖氛行三尺之國法如此則操縱自上而天威風行漢土攸分而邊圉孔安矣伏乞　皇上軫念無辜之生靈當固有罪之兇孽當懲勑下兵部覆議上請行臣等遵照施行

播兵壓境要挾無已國體民生傷殘太甚疏

趙　標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七年九月

案查先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廣呈報播酋楊應龍統兵攻破綦江縣殺將覆軍緣由到臣已於六月二十八日具疏題報訖續於本月二十九日據副使莫廣呈稱二十六日據州宣慰司批差任三齋文投稱准本司原任宣慰楊應龍關稱本司起於七姓先百石口之禍因上司誣聽輕舉突入綦南豪民竊越疆界拋粮成伙藏匿叛奴及誣邊目聳動議設兵將

防守仍夥古屬五司楊以誠等變亂成規惑聚飛練
多方動激致蒙軍門加衆擅殺防禦官兵致有進剿
切思本省恩路被阻貴州譏禍越深萬不已不得不
尋對頭儻蒙體察公道乞要先將奸奴何邦卿等數
十名差官交割并將次男身屍給領存歿霑恩若容
護奸奴寧拚漢唐繼世之爵土甘捨歷朝先令之功
勞跟尋逆黨盡皆生啖其肉不詭遄府控訴徑至九
重闕下甘於瞑目等因七月初二日又據副使莫睿
呈據打探快手陳忠報稱本十六日辰時播兵齊圍

綦江城令二通事與房遊擊馬知縣同講話時發遜
本頭等語未及頃刻銃箭相衝播擁奔上墻我兵俱
敗投河各民家被殺房遊擊敗於南水門首級割去
是實張良賢胡守備一時殞命胡順堯孟百戶 捉虜
上營房家一妻二男張家一妻一男一使女發馬知
縣取印領訖該縣士民男婦止有三百多人幸領旗
來傳敎不要殺馬知縣獄囚將門撞開俱逃死罪李
朝選投上營已撥有兵管二十二日令三目把領兵
勘令馬知縣做文楊宣慰看改過方報道府并按撫

差余林等齎報本日下晚又令二目把來查庫銀上
一千八百零二十三日白牌一面差三目把招諭各
民安插取一印信冊領又白牌一面差二目把令馬
知縣支米粮與軍又差三目把求講話吽將奏民發
還伊男屍還播添設將領撤退等語二十四日又差
目把李旭等三人來取庫銀一千八百擡上營去亦
要馬知縣到播州爲質要各民代伊赴奏安撫後各
民若講哭訴各願赴寫一認狀官吏士民畫押與去
看方不要馬知縣二十五日認狀并文書不存將三

目把鎖項又將文勸令收過去看另寫用印與去就
將馬知縣男并舅子二人扛擡去訖叫馬知縣與訴
安撫撤兵方去各目稱要打南川重鎮江津往週等
語本日又發兵將倉穀盡行燒燬民房自南門橋至
勝果門北門至楊四廟盡燒擄去男婦男子擔鹽令
一人押十婦人往大路回播各兵馬往三溪八東鄉
壩去本日劄營在毋渡河歇二十四日發四生員一
吏五士民次日來喚去認家小又被各兵擔去擔鹽
等因到道看得綦城已破之後自城外至大商鋪一

百五十里居民逃竄人烟已絶又隔白渡河無船可
渡故偵探各有異同今快手陳忠自圖城中出其言
似爲可據等因初四日又據該道呈稱拏獲播苗九
受供稱楊應龍聞中國進剿只得先出所領兵通共
三萬零五百其未發餘兵俱應龍子楊朝棟領守沙
溪七麻山等處防奢宣撫與貴於本年五月二十五
日出打綦江至六月十三阻水與房遊擊隔河相殺
將苗頭鹿罕殺死其餘殺死散苗極多中傷者應龍
皆給銀二兩三兩不等二十一日打城因房遊擊自

被火燒乃得城見令還要打南泉龍川二處將二處
倉粮盡要燒燬使盡剿之兵無所資食方纔入司等
情同日又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二十一日播
酋親率兵苗六萬圍城與遊擊張良賢對陣亂拋火
石城頭火起各兵難立一時滚下城墻苗兵登入營
即殺死房遊擊張良賢蔣百戶生擒胡提調子五百戶
其餘各官逃亡不知所之殺死兵民不計其數一時
堆屍塞街打入縣堂殺死吏書皁快及避難街民一
百餘打入後堂將什物劫去又打入監房將各囚放

出各令投順去次打入官庫先將外庫銀盡劫將內
庫銀留數百勇兵看守圍裹至二十二日早差出把
總李旭何漢良將官庫貯銀檢過二千盡數持去仍
狠要庫吏及避難街民湯禮等立一領契逼本縣用
印將銀二千作賞兵之費次即打倉衆兵各依倉就
食復懸牌內云本司率兵到綦路遠不便運餉暫將
綦江縣庫貯銀兩倉貯米穀盡數借支無得阻擱取
罪二十三日放火燒城內官民房約有百餘家二十
四日與本縣會話改剿為撫又要取各奏民及楊可

棟屍棺要擡本縣到州作質事平之日方送還縣二十五日早起先放火燒倉文卽燒營鎖押日把十餘人進縣直入後堂拏本縣親子馬兆斗親舅許雲龍一路隨帶退兵三溪等因十九日又據該道呈抄播州宣慰司申該道公文一紙內稱准原任宣慰楊應龍關稱七月初七日蒙差李光祚賫檄傳諭施天地好生之德優禮典儀給賞次男還鄉歸葬繼世不忘今發奸奴何邦卿係巳死之屍干舂一名原是從惡而首犯何汝仁等餘黨不滅必有後患一遭訴得明

白免致奸詭復生等情又據該道呈爲急報夷情事
據恭江縣申據本縣三溪住民羅可助羅枝羅從友
羅守用係生員羅冊羅雍羅于澤羅允羅蜀義男告
稱楊酋自破城之後一向劄營三溪毋渡等處又于
初八日將三溪田地沿海邊插旗爲號播界自其處
起其處止鐫一石碑豎爲界口號爲宣慰官莊且將
各民房拆毀改作倉廒該本縣看得逆酋肆行無忌
淹占民地拆毀民房將使一方之民居食無賴殘破
餘黎何由復業等因到道合行呈報等因二十七日

又據重慶府知府張與行稟稱將綦之三溪毋渡等處南川東鄉壩等處立石為播界三溪創建倉厫剳綦南之穀入倉行一牌合江皆播故土差穆古松等領兵八萬清理邊界攔阻者剪草除根又一牌令江津撥船二百隻過江往壁山祭祖民不要躲避一草一木不犯又一帖行涪州拏李渡鎮潛住仡奴等情各呈稟到 臣該 臣看得楊酋破綦江後我之驍將銃卒一時都盡渝城危急人心動搖我實無備而姑以文告羈酋亦是權討然城下之盟壯士且羞言之矣

乃酋原無必死之心自覓生活之路雖虎賑以思逞旋狼顧而不前趦趄囂騰恫疑恐喝猶劫去倉庫而逼要印領之初意也况當是時酋縱兵流劫志已驕盈我壁修詞救援且至渝陽天險豈遽為亡綦之續哉乃總兵道府同駐相視無奇隨意發付索屍棺則屍棺索奏民則與奏民何邦卿既以縊歸于春又復生致優禮腆儀曲中酋懽何物愍憝遂求感憶吁嗟乎諸臣屈體辱國抑何至於此極也卷查楊可棟屍柩雖原有奉文許令給發然彼索送與且加貨焉則

大非法紀至何邪卿于春係奉欽依追贓監犯乃擅自繙縛徑以畀酋不幾於殺人媚賊乎且置君命於何地也嗟嗟酋之入犯也縱橫剽劫焚蕩虔劉綦合一帶綿亘數百餘里內人烟斷絕兇暴酷烈天地為之慘淡鬼神為之悲號我師劣兵微巴立視萬民之塗炭而死付生還又坐致二命之沉冤臣以為覆軍殺將酋之自為虐也我力苦不足罪猶可言也縛囚獻賊我之助酋為虐也於心則何忍罪不可言也今斷者不能復續矣往者不可復返矣而既損之國威

何時乃得復振已辱之君命何時乃得復申也語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諸臣之辱君至此自無難糜頂踵以圖後效自非然者諸臣亦何以自解而自贖哉須曾條聚條散情形變幻往來申文全是反書且越界插占鑴碑建廠已儼然作一敵國我之土漢官兵目前粮餉調遣徵會業有次第雖不足於攻似足於守矣諸臣與賊誓不共天每每形之詞色從此臥薪嘗膽枕戈待時前旣違於慷慨奮誼後徐觀其從容仗義耳昔李陵失利論者謂其欲得當以報漢漢明

數其罪以爲大戮而陵之初心始灰臣以今日之事
嚴飭諸臣如回戴罪必圖得當報效雪耻而後已不
然異日者追討而攙奪之亦何後詞之與有茲事體
大有關係臣據聞不敢不實報伏乞勑下吏兵二部
酌爲議覆其獻囚送柩并棊城失守有罪官員總行
臣衙門查勘明白指名[illegible]奏或即分別處治或待事
寧之日功罪併論恭候廟斷至昏之罪惡滔天神人
共憤當亟嚴四凶之誅難再假三苗之竄矣仍乞勑
各省督撫銳心并力共圖成功其各處兵馬錢粮當

如何徵募如何湊濟亦乞速允所請俾有所取辦而展布焉庶臣工思奮國體少全疆宇藉寧而民生奠安矣

蜀黔分界甚明督撫執言互異疏

洪瞻祖 兵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七月

臣等須待罪該科接得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畢三才一本為西南罷溆已極等事大抵言川貴督臣王象乾撫臣郭子章各差官在永西安疆臣家責令退地為失體且云各主其胸中之限界恐起兵端又見撫臣郭子章為疆界一事與督臣不合上疏求去先是臣亦聞安疆臣近因索地之故慮下人有繇挈妻子而駐省城者心甚駭之亟訪川貴士人或云督臣雖

復求地意未遂堅決也若激之則成其誤矣臣心避其言又意督臣或自有說居數日而無所言伏念地方事大兩調之或一剖成心獨持之將互形扞執且當事者之情每激斷難哩止其謹事外者之衡自平決不阿私所好則夫今日勘處之議眞有不容舍按臣而他屬者臣恐因循致變敢不以聞臣伏讀大明一統志云烏江河在貴州宣慰司北城二百里乃貴播之界其南岸有烏江關按此則循江而上其北屬播其南屬貴地界分明不難辨也原任督臣李化龍

善後事宜疏開水西所占儒溪沙溪水烟天旺四處

今督臣王象乾行文增開水西所占刀靶五冊桃溪

牛叢花毛等里而撫臣郭子章又切責水西退出水

烟天旺外復有巖孔三壩里毛南京壩六苟等地方

靶桃溪係播民見住儒溪別係藺州所侵而沙溪巡

檢司載在大明會典及大明官制中原屬貴州無地

可退限界巳明不必勘而辨也臣所請為勘者何也

二臣惟無主其胸中之限界則司道可以呈詳旣不

能共捐其一膜之私則必厚藩籬而高城府言者何

自投之且安宣慰有無侵地之心跡不勘不明不決在撫臣自謂含糊在督臣不無混扯故臣請為勘也夫今督臣之當據者舊督臣之圖也安宣慰實有沙溪巡檢司播州虛名有沙溪驛圖界則了然矣而切切然恐人之以失地議其後執有主之心售先入之說有承風慫恿者又有安氏叛民羅學茂之狃七姓故智而為譊者妄謂山河之寶某處胥腴可剖某處險阻可收乘便過求似也然獨不詳驛之僑於播也又不詳貴司之地之非安氏私有也宣慰司歲供貴

省各項錢粮二萬餘兩曰辦龍場一十五驛馬匹廪餼其安宣慰衙門在貴州城內羅鬼服役之民雜居於貴州城外尺地王土一民王臣二百年來與流無異所謂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其兵則斷頭掉尾勇冠諸苗其人則憨而蠻主他強族姓不得代而有之地則滇南門戸錯黔蜀而蟠其腸縱有地界相沿失之於安則得之於貴不必爭也川沃貴貧損有餘補不足可也督臣何故爭之水西隷貴州百里而近沙溪去城都千里而遥楊酋故民又與安氏㒵

葵蓼不合也督臣何故必欲爭之沙溪撮土所爭幾何全播之間得不償失痍傷未瘳而克核更至智者不爲祟一介之奸而圖千載之建國議者不出擯隣之彈丸而騷動西南半壁之天下勇者不任也且安疆臣非楊應龍比也從督撫而討逆酋諭帖猶在所約云何水西之兵不肯濟江則播州之賊必不入等閑山二十里而讓其功於官縱令人不分功信不修睦頑又使之割地以謝播此謂資怨而申禍矣以新造之遵義而逞弗靈之苗必無萃矣若夫以隣國爲

壑貴亦安能久哉且金錢數百萬何設將士數十萬何集廟堂八年之宵旰何所復得變激而禍成兵連而不解不若無事之爲福也蠻夷懷鳥獸之心政宜蕩佚簡易故　高皇帝恐除馬𤛆封疆奢香而三省至今賴之督臣何過求也撫臣親見川貴大兵大木大荒大疲之後決不可復用兵而又深慮亡猿及木不得已而以去就爲民請命雖自謂胸中本無成心亦似未必然者方奈奸民利其田土僉人貪其唇舌武士競於功名正賢者當盡力之時又各持其意氣

而不相下以火救火孰知其終天下之事可以直道
擔不可不以平心應也昔范仲淹與韓琦議事不合
徑拂衣去琦持之曰便不容商量耶夫人臣以安社
稷爲忠不以辟土地爲富况今土地本無可辟而紛
紛激優攺貴爲川蜀安爲播會何利於國哉至如差
官非體爭地非名用兵非策官不無搰勸地不無起
爬搔兵不無耗病故舊督臣李化龍進播圖云願
陛下流豈第之恩布寛和之令明示守土之臣安之
勿擾一方小民翕然知有生人之樂一二臣之用心亦

如是而已再為安疆臣既退久侵之地寧獨靳一沙
溪頗欲取諸其懷得無齒寒之懼若云姑與益重其
疑令日之事不勘不明不決督臣只在任勘撫臣亦
宜從勘司道不敢實勘合當題請按臣之就近者一
往勘報以奉朝廷處分盖情難遙度按臣決無限界
主於中誠能任怨任勞必有公評之論督臣總宜辭
聽不得各生憤激掣捻其間又不得術籍人之口此
地方安危所繫夷情嚮背所關是非一付之公評則
庶乎保大安民疇庸懷遠之畧不難並見於今日矣

抑臣猶有說焉安疆臣奢世續等累粮而卒數萬之師踐履經年為國除難文法之吏洗垢索瘢宣慰無地可退追遂其身土婦以銀助工虐執其使似此舉動大失夷心流方籍土與守鴻鴈勞來之聲未徹而無故激之魚爛鳥驚嗟何及也臣愚伏願 皇上懷遠招携以高皇帝為法督撫以往年生事諸臣為戒而又以韓范名賢平心和氣為國謀仍祈亟勑該部行委按院勘議以聽處分無使國家失威德于土司而地方清貼亦督撫諸臣之幸也至于永寧宣慰司

奢世續法司文卷見存絶無冤差冤地之說即其財功忠欵速宜釋遣其人以稱　聖朝寬大之意地方事體相同理當求靜臣等不勝惓惓

播界累歲相持微臣義不容默疏

李化龍 總理河道都御史 萬曆三十三年二月

臣以憂苦之跡過蒙聖慈俯賜憐憫速用代人臣感戴天恩等於覆載旦夕交印西歸以襄大事即河事且無能料理何況其他惟是近見邸報川省按臣李時華以安順臣之事論列先後在事諸臣臣讀其疏纚纚數萬言其慮甚長其心甚苦其裨補新疆不小惟是地界之事似在兩持尚未歸一夫播地臣所定也清疆界臣所建議也乃自憂歸以來五年於此

迄無定議今 臣 又復憂歸卽督臣王象乾亦且以外艱解事矣而藩籬猶然未剖節外又且生枝不知何日何年方得結局究也將至夷狄坐操其衡臣工兩受其敝生事事生於計似未爲便也 臣 亦安得默默無言而去乎夫今之淸播界所連者永寧水西二土司二司之事都門議論每與地方不同蓋以賞格有爪牙分土之說二司爲平播與事之人故每每以賞功淸界合併言之不知此自在 臣 原題善後疏內但歷年已久人不及知耳 臣 原題善後疏內正疆域一

欵有云貴格所謂瓜分者謂不動朝廷兵馬錢粮土
司能建義自取之也今兵粮之費騷及海內土司一
旅之師不啻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猶且多支本折優
議叙錄此亦何負于彼乃復垂涎土地則此一番大
勞大費止爲土司營家事乎據此則賞功自是賞功
淸界自是淸界必兩事不後而後可言二司之事 臣
請先旨永寧夫永寧無難處也臣 記平播之初永寧
卽具文申請將仁懷赤水儒溪甕平石寶桃紅村安
羅材緝麻山李博埡谷地方賞伊提調粮馬下南道

參議劉一相亦爲轉文且謂此其故土當與無至開
釁臣查儒溪等里乃播州五十四里之數後雖奢氏
所侵楊應龍在事仍恢復之其頭目如受初袁切等
加兩下任納粮馬至安羅桃紅等村其頭目羅國明
羅國顯等則皆從楊應龍巢穴中投出歸降緝麻李
博則皆官軍隨處斬級報功取之著在塘報因逐一
批駁之久之一相謂臣曰在兵間不知其來歷若此
幾誤矣自是奢氏亦具文認罪辯豁謂原不敢有希
望瓜分之意其後西河等一帶照舊屬播皆令督臣王

象乾查覆已明處置已定此無容復議者至於劉一相之去則以考察拾遺臣尚記昔年閱邸報見爲朴臣王士昌等所糾內事蹟五六欵皆不知何地何人並無川中一事原與推官高折枝無干今謂一相即以此去豈謂折枝假手撫按耶何無蜀中一事謂折枝投揭京師耶永寧事起於是年秋冬之間一相去於明年之春推官即以公事相左安能走使數千里外於各處羅織其事而害之或者當日地方官民見二人議論不合行事相反會一相被察不知其由遂

騰此議流傳至今耳且不直此也即謂劉安民力爭
永寧事而臣不能不動於讓地土司必招後議之說
亦係傳流之訛蓋臣于是年冬春之交方上善後疏
上疏後方調安民入播安民來見臣尚未知播中事
也臣一一面命之曰如何定府縣如何修城郭如何
招民如何丈地如何清界臣尚記所言清界事曰爾
傳與土司趁我在此早把地界清了彼皆爲我效勞
之人我必從寬若待我去後新部院來原與彼不相
識必然執法清查反不得便宜矣或安民入播以此

諭土司人遂傳以爲安民途中一送立談數語何所
復爭臣猶記安羅桃紅三村投降男婦共萬餘人臣
尚發銀賑之發兵護之羅國明等初出巢來歸臣賞
以花紅銀牌重慶之人驩呼動地其仁懷赤水頭目
王繼先袁年等則皆半年之前牘來投降結有照者
臣曾刻有平播全書內載諸人來歷甚明乃平播之
後奢世續一旦欲掩而有之此可聽否臣又記臣臨
行時劉安民有一條陳內五六欵有一欵言永寧所
求地當與之臣謂此爲土司所招耳批行該道查議

未報而臣去盖其誤與劉二一相等耳當時若此其說則取之播州從之永寧縱使不招物議亦復何所取裁乎蓋 臣在川時安疆臣為其弟堯臣求襲鎮雄布政司已為呈詳 臣與按臣俱未之允遂欲棄而謀永寧又見永寧人情皆願改流奢世續一老婦無子不能自固遂扛幇奢氏爭地自廣實欲自為之地耳 臣既已嚴為駁正比新督臣至又力加清查此志不遂迄今仍播此說以惑亂官司搖撼忠良將令人謂永寧業以拂情水西自當罷手則一可植不拔之基二

可冀不遠之復此孫臏走魏鄣之謀子産立公孫洩之義何物狄夷計亦出此後來諸臣原不在事遂以爲然而不知實不爾也此永寧之事也臣請言水西

臣在川時聞水西自播州前宣慰楊相避禍逃之水西後以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乃多開其供費之銀求以地贖屍播人難之有爲之謀者曰以塩水漬紙曬乾爲券與之三年之後必且碎爛不可舉而後與之爭地彼無憑矣如其議屍果歸後數年而爭地水西之券果靡碎而不可舉然地終不肯歸後經告

爭勘明亦不肯與以此時有讐殺境上爲兩爭不決之地此其言不知的否而贖屍之事則真此播地入水之一也又聞尚書葉夢熊巡撫貴州時應龍逆形已著夢熊欲剿之召安疆臣之父安國亨密與計議國亨自任取應龍之首出而洩之今應龍逃之川省求救撫按國亨遂乘機占其水烟天旺一帶地土此後時剿時撫播人歲無寧日至應龍浸尋造逆懼失水西之援亦未敢動兵相爭但亦僉派頭目催辦粮馬若兩屬然此又播地入水之一也臣於平播之後

尚未及清界安疆臣已遣兵突入𤜵地任刻即具文申報以安揷猾民爲詞蓋隱然有侵據之意先以文嘗臣耳　臣怒而駁切責之疆臣懼因退兵去且具結自明比　臣回籍後見邸報則令兵官劉勝以受賊退札爲督臣參提此退則彼進當不復仍舊貫矣此又𤜵地入本之日也日　臣之起家河上也督臣有使入京言𤜵界疏並以揭帖示　臣臣見其議尚未決因復之曰當日清界鄙意欲張嚴局而寬收之使國法與情兩得其平耳今宜從寬歸結爲妥近數月前督臣

又有人京之使帶書報臣言僕亦非敢過求也止緣
疆臣全不退地而貴州又不肯擔直令我攜而全與
之我不能清以前未清之地而並其已清者失之可
乎此日來撫臣郭子章有人與臣相聞則謂臣原開
止水烟天旺等四處今多至一百二十處何以歸結
臣謂不必論原開只查係先年者姑與水西係近時
者當歸遵義內有應認根者今之均認必與地相當
夷情尚未厭也另為加恩以償其勞且令同心相商
務求早結由是觀之則地界歸結亦不難矣臣意此

時當已結局而不意又有安順臣之事也臣記安疆臣諸目把在漢把以陳恩爲守在土把以柯阿箇爲守令疏安順臣係迷杓頭爲柯阿箇之子此亦至貴倨矣何故一旦携家出奔此必先有所以重傷其心而後羅學茂等得以就中取事不知此後能兩相忘否今已議定發回安揷計此時當發回久矣此在督撫按臣必有善處之術在安順臣必有自果之策在安疆臣亦必有順令之恭必不至襲往年安定之續而蹈前代悉怛謀之慘然其事總與地界無干今第

宜早結地界以杜後端耳臣閱邸報見督臣一次疏內述兵部咨云據法而論查係播州故土應盡退還以明朝廷之威令平心而論查係嘉靖以前侵古應稍加曲處以示朝廷之寬仁此即臣所謂張嚴局而寬收之說也所當遵照歸結者也臣又見督臣一次疏稱該道委官勘明水西侵地有洪武年者有嘉靖年間者甚有在平播之後者此即臣所謂遠年應與水西近年應歸遵義之說也所當查照分別責令退還與稍加曲處者也臣又見近日諸臣條議應與應

歸地界既定止議認納粮銀多寡之間耳臣謂事至
今日在水西既欲得地必須增粮何者昔爲兩爭不
定之地今爲一成不毁之業必須數倍認納方於情
理爲順不然均一播地也歸之朝廷則粮重歸之安
氏則粮輕地已歸於安氏粮猶累大播民在土夷事
事求勝在朝廷事事相假無論非朝廷所以處安氏
亦豈安氏所以自處乎臣初委官入播也奢氏具文
紛擾安氏寂無一言臣固知其欲僥臣去别爲伎倆
矣臣發保寧猶移文諭之令他日恭聽處分無至擾

地求勝再蹈楊氏覆轍當是時水西內有鳳氏外有
陳恩彼二人者尚知分義識時勢　臣計歸結無難乃
近聞鳳氏物故陳恩見疏當是王家猷李希聖張問
達一派蠢愚小人撥唆殭臣葛藤下斷以至今日嗟
夫平播以前猶是取之楊氏平播以後乃是取之朝
廷既欲寸土不失又欲斗粮不納此於臣節順耶逆
耶於安氏福耶禍耶鳳氏已在地下有殭臣良心不
死早夜以思當有食之不能下咽者奈何其要求無
已至衆叛親離尚復不知止是也　臣謂當此之時鄭

地界徒竟歸結其於安氏似宜加以戒諭督其粮馬
庶可以尊國體而戢夷情黨于土司者則待之太寬
於處土司者則責之太備適以張其勢而益之疚耳
且不虞土司謀臣從傍謂秦無人耶蓋臣 因是而有
感于任事之難也當播州初發難也四方畏之如虎
文武避之如蠆䖍應亮以一叅將調之從任懼而自
刄其腹流腸而死彼時事勢居然可知乃一二書生
身在行間披堅執銳與羣賊徒事於矢石瘴癘之間
不幸而死則爲張棟幸而不死則爲張僻高折枝郎

有他事便在小過不及亦宜暫且相寬矣而土司狐
兎情深疆土念重動則張齦裂眦跋扈跳梁冀以動
後事者念亂之心而重首事者貪功之罪夫羅學茂
無端勾引致離歸結幾成多事誠為可恨然此近年
事也若在先年不過清疆界耳招流移耳自督臣不
能坐照於四百里之外即悌與折枝又安能逆覩於
二三年之前儻因今日之變局而遂謂當日全局之
皆非因羅學茂一時之請張而遂為前後在事諸臣
之罪案將無因噎廢食波至而自投於水耶誠恐乎

播諸人他日但有事端便當追論則立一時之功返以貽終身之罪此非所以勸勞臣鼓敵愾也諸臣刀箭餘生亦何足惜所惜國家大體耳　臣謂宇宙大矣固不必吝此一塊土以失遠人之心縉紳多矣亦何必苦此一二人以快士夷之意自今而後下人多事似不必延及士人後人誤事似不必追及前人死人懷事似不必抵以生人為朝廷明不御之權為大臣存專制之體為小臣酬殉國之勞庶不至縉紳制命夷秋而逆賊含笑地下後可緩急尚可使人此　臣所

感於任事者也臣又因是而有感於論事之難也西南夷其人皆犬羊也其政皆水火其民皆蜉蝣也以前不論自臣所見彭元錦追逐冉御龍直至重慶酉陽境內數百里死者如麻勘問竟從寬貸霑益州劫取奢世統亦水之衙人頭滿地有司亦不以報曰此土人耳蓋其民雖在治朝常如亂世從朝至夕莫必其命夫非天地所生耶向使皆為郡縣有是事否說者以土司起至漢諸葛亮所置謂為當然夫亮方規取中原力自無餘耳何獨亮哉高皇帝定鼎金陵直

我之餘急在東南故緩在西南也又皇帝建都北地
三犁之後急在北夷故緩在南夷也後世則承平日
久自不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故從古帝王有先天
以開人有因時而立政亦各以其時耳夫播民之在
水火八百年矣向以逆酋自干天討遂至興師糜費
雖多然此一方之民從此遂長辭水火永妻孥亦未
爲非帝王覆載生成之全功也當定亂之初乘此無
敵之威復其自有之土則一方小民既永出陷溺隣
境土司亦莫敢支吾何拒非長猷便計哉乃在事之

人中遺多故遂至不了其在今日議論已多觀聽漸淆自不得不斟酌於予奪之間矣此所謂因時立政者也但欲善處亦不過近者歸地遠者認粮如省撫所議住種已久墳墓難移姑以順蠻夷之心示寬大之政云爾么麽小夷亦重爵土應龍之事彼不見耶亦何必以敵國相視甚至不問事體大小但一淸查便是開釁如劉一焜之云若言取者便爲有罪言與者便爲有功且臣無自專之制也生殺予奪自應請命亦何必以聖人律人甚至不問法紀可否但一愼

重便自避嫌如劉安氏之云若言取者便爲小人言
與者便爲君子盖漢過固不可啓人情難爲振易爲
猾夷情束之難縱之易今日以清地爲開邊他日必
有以失地爲安邊者今日以持法爲避事他日必有
以廢法爲任事者必之無論未清之地不能得將至
見有之地不能守坐使朝廷鞭撻四夷之威頓成聲
伏強隣之勢且不見狂狗之噬人者乎人益退狗益
進不至激其怒而杖殺之不已然則釀成播州之剿
恐不在彼而在此也豈不惜哉且人各有心人各有

口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曰胡爲避嫌而失焉
戎之術彼曰胡然冒嫌而棄盧龍之塞此曰吾爲急
公而置毀譽於度外彼曰吾俟論定而置死生於目
前今舉世之人如穴中觀鬬強弱難分久之必至兩
家袖手一事無成避空談而貽實禍則亦議論相勝
之流弊也臣謂邊疆爲重心術難明今日之事止宜
論是非而速爲處分不必定人品而遂爲軒輕庶目
前既得結絕將來亦免反覆此臣所感於論事者也
臣草莽餘生不宜喋喋言事第西南夷所關朝廷邊

事所係事內者不爲分明事外者何以處置始事者不道其詳後事者終謬其指臣故爲深切著明具疏以請伏乞　皇上勑下兵部議覆施行新疆幸甚矣